

項城縣志卷十一

藝文志

應奉漢書後序感騷三十篇

舊志有漢論二十九卷按漢書本傳惟漢書後序無卷數感騷三十篇今正之本傳注漢書後序下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廿七卷名曰漢事三國志注引華嶠漢書曰奉著後序十餘篇彼此互證知漢書後序漢事當是一書與舊志說亦不符存以俟考 按舊志此下有蔡玄所著錄萬餘卷別無可攷當是沿舊志傳文門徒常千人著錄萬餘而誤耳今刪去不錄

應劭漢官注五卷漢官儀十卷中漢輯敘風俗通義十卷漢儀二百五十篇漢朝駁議三十卷漢書音義地理風俗記十三州記

律畧論五卷文集四卷又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

漢官注五卷漢官儀十卷見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宋鄭樵通志並同通志於漢官五卷下注曰今存一卷按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有漢官儀一卷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按唐志有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今惟存此一卷載三公官名及名姓州里而已其全書亡矣又按明陶宗儀說郛中採有是書作漢官禮儀十卷中漢輯敘見本傳無卷數三國志注引續漢書曰劭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今不能確指十一種者為何書附記於此風俗通義三十卷見劭自序唐書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畧並作三十卷隋志作三十一卷注云錄一卷案文獻通考經籍考有風俗通義十卷引直齋書錄解題云唐

志三十卷今惟存十卷 國朝四庫書目子部雜家類有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提要曰原本三十卷卷為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其姓氏一篇自宋已佚然散見永樂大典中今裒為一篇附錄於末其書考論典禮類白虎通義糾正流俗類論衡不名一體故列之於雜記又案十卷本近世通行漢魏叢書中有之十卷本殘帙非劭之舊舊志有春秋斷獄二百五篇按文獻通考春秋決事比漢董仲舒撰馬貴與氏以為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則是書非劭所自作明矣詳審傳文當是劭刪定律令為漢儀一書即以仲舒春秋斷獄附載其中耳亦不敢信以為然姑著其說以俟後之博雅君子考證焉漢朝議駁三十卷見本傳隋唐書及通志並同惟隋志及新唐書作漢朝議駁為稍異其大體

見上獻帝奏中駁陳忠議一首現存傳內漢書音義無卷數隋  
經籍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注云漢班固撰應劭集解漢書集  
解音義二十四卷注云應劭撰通志同惟漢書一百一十五卷  
作一百五十卷為異唐志止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今按  
顏師古漢書敘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  
自別施行至典午中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  
增益時辨前人當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  
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自謂甄明非無差  
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  
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  
題云然斯不審耳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  
有注本然則應劭音義今已不可知其卷數各書所稱二十四

卷者即臣瓚注本所稱漢書一百一十五卷集解即蔡謨本明甚乃唐以來修史志者漫不加察仍踵前謬良可怪也今特為更正地理風俗記十三州記見水經注所引書目律畧論五卷見隋書經籍志注曰亡文集四卷隋書經籍志作二卷注云梁四卷唐志並作四卷蓋鄭漁仲所謂唐人搜訪圖書所以卷帙多於隋代者矣應劭等注荀悅漢紀三十卷見唐書藝文志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俱不載通志作漢紀三十卷注云應劭等撰舊志所載蓋本於此然此處似當以唐志為得其實觀其直稱曰應劭等注荀悅漢紀是必當時親見其書樵之書採摭既博時有疏漏之處不足盡信今為更正

應場文集五卷

本傳言著文賦數十篇魏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德璉嘗斐

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典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  
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  
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然應瑒於文和而不壯按瑒與  
琳粲等世所稱建安七子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止有一卷注  
云梁有五卷錄一卷亡唐志二卷通志作五卷按樵通志校讎  
畧所云此蓋據隋志所載已亡之卷數記之明張溥輯漢魏百  
三名家集瑒集有慈驥賦迷迭賦靈河賦正情賦征賦馳射賦  
鸚鵡賦愁霖賦西狩賦車渠碗賦楊柳賦報龐惠恭書文質論  
奔勢檄文報趙洪麗詩公讌詩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別  
詩二首關雉詩溥題辭兼論二應曰德璉集鮮書記世所傳者  
止報龐公一牘耳休璉書最多俱秀絕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

孟公王景興其人也德璉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藁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為長休璉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申痛惜休璉周旋時主年位較遠規諷曹爽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璉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璉歷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無賞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機雲著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為始低徊建章仰送朗雁予猶喜其足傳耳

應璩百一詩八卷文集十卷

文選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克翰林論曰應休璉

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  
秋曰應璩作五言百三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  
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  
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  
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  
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百一詩八卷隋經籍志各書並同  
隋書經籍志及通志有應璩集十卷無應璩舊唐書經籍志唐  
書藝文志有應璩集十卷無應璩卷數既同其位置先後亦同  
俱在何晏杜摯集之間璩當是璩字之訛或更有說亦未可知  
漢魏百三名家集璩集有與武帝薦賁琳璩薦和模璩與曹公  
璩與曹昭伯璩與劉靖璩與滿炳書與侍郎曹長思書與廣川  
長岑文瑜書與西陽令孔德琰書與從弟君苗君冑書與劉公



幹書與韋仲將書與董仲連書與尚書諸郎書二首答韓文憲

書與許子俊書二首報東海相梁季然書與陰夏書與陰中夏

書

原注陰夏陰中夏疑是一人

與程文信書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與劉文

達書與夏侯孝智書與洛陽令杜偉忠書與王子雍書與母丘

仲恭書與龐惠恭書報燕中尉樊彥皇書報平陸長賁偉伯書

與崔瑗書與人書與趙叔潛書與王將軍書與劉孔才書共文

三十六首詩有百一詩四首雜詩三首三叟一首遺句附錄二

應集所存止此故備錄其目舊志應璩所著詩五卷不知所本

程秉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見本傳無卷數

應貞文集五卷周易論一卷古遊仙詩注一卷

隋書經籍志應貞集一卷注云梁五卷唐志及通志並作五卷

舊志作三十卷未審所出三國志注引文章敘錄曰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本傳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洵所謂世濟文雅者矣周易論一卷見唐志應吉甫撰古遊仙詩注一卷見隋志注云亡

應詹集五卷河南故事三卷

隋經籍志注應詹集五卷亡唐志有之瞻詹古字通用河南故事三卷見隋志注云應思遠撰唐書藝文志作應詹江南故事三卷舊唐書經籍志於江南故事下不注中間二部於桓公偽事下注曰應德詹撰通志兼收二書於河南故事下注曰應思遠撰江南故事下注曰應詹撰蓋古書訛謬已不可究詰姑從隋志以為近古而已

袁翻文筆百餘篇

見本傳

袁躍文集十三卷

本傳無卷數隋志作十三卷唐志作九卷舊志作三十卷未知所出

周興嗣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千字文一卷

見本傳隋志有梁皇帝實錄三卷注云周興嗣撰記武帝事唐書藝文志及通志並作二卷舊志皇帝實錄四十卷皇德記五十卷起居注儀百篇未見所出以其既筆之於書不敢謂無所攷故並詳焉按本傳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其休平賦儻馬賦尤為高祖所嘉賞云云其文多不傳於後為可惜也次韻千字文一卷通考引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

世以為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然則今所傳之千字文豈果非興嗣所作而興嗣所作之千字文亦不傳於後乎不可知已

趙宗昉燕居詩集一卷

詩二百餘首附詩餘三首宗昉於詩似不甚刻意求工又多應酬之作故可采錄者少其發於性情者味淡神遠如五律中有云睡殘蟬破夢坐定鳥參人劍銜寒屋壁草色靜塵埃郊園宜柳色池館醉春風生事羞人問時名與衆同礪松窺絕壑瀑水澗寒花白髮終憐我青山好屬誰鳥亂花無影風忙月自閑貌減因詩瘦病添為酒魔天空無雁度夜靜有僧過瓦鐺烘麥飯冷水漂芹芽橘寒南浦色雁度楚天秋五絕如秋思二首云木葉蕭蕭下碁聲處處秋寒潭月影動落雁起汀洲月照楓林晚

霜侵故國樓乘風吹玉笛驚破楚天秋小園即事云廣開方寸地無處非生涯七絕如園內有菊七種感而賦之云凌霜自許深秋色不逐春風帶露開秋初云曉來報道前村水橫野漫漫沒石橋秋夜云秋夜敲碁驚不寐幾番長嘯蓼莪篇題黃梁夢云誰能解脫紅塵路不覺人忙我亦忙京邸寺院聞蟬云幾向蒲團覓靜偈不堪鐘鼓又黃昏夢中題玉青蒲亭云一年春草經霜盡載酒誰人到上頭乃頗覺可誦寄左大將軍云半是流氓半是民刀頭難認假和真寄語將軍休烈性須知蔡人亦吾人夢中事有感云莫謂當年心事真原來夢裏驗心神若還夢裏心虧缺只是當年心未真此則取其命意之善不必以詩論也宗昉有題王岡二烈婦詩已入麗藻志其輓張烈婦臺氏詩云當年臺下鳳求凰冉冉春光白玉牀幾度菱花愁夜月一朝

秋雨溼羅裳蓮花並蒂英魂結詔出丹楓比翼香迴想紅巾福

破鏡潛潛不禁淚成行又有代贈王氏一門三節詩

姑邵氏婦潘氏女王

氏俱吳橋人梁氏子盾長以乙榜為武鄉令

今不錄詞調阮郎歸送邱師云秣陵山

色畫圖中不如歸興濃黃鶴南去匆匆到時花滿叢春酒熟故

人同風流稱醉翁憶項庠李艷桃紅白頭閒倚筇頗風韻

麗藻志稿

已編成各家詩文集續搜得者多採入是卷中

王廷諫詩經捷解四書口說七子文華國南草

詩經四書已鏤版詩經十年前猶及見之今皆不可得矣

李行志小學忠孝經注女誠字音彙切韻發微

趙顛東軒文集

馬斯和來虹樓詩集清靜一得語

東存敬祥刑錄一卷東氏家訓

趙大生度青萍詩

閻坦竹逸園稿羅經圖說

右均未見

閻銑周易正解六卷

銑所著僅上經及繫辭上傳其從姪潮續成之序曰從伯簾甫先生憂經學之弗明也因集諸家異同詳訂互考故其書不專主一家之說惟取辭簡理明不失經旨而已絕無鑿險鉅幽之病故曰正解序又曰正者坦塗也心正則身正而齊治平之要道舉基諸此俾履蹈於中庶幾乎居安樂玩無虞歧趨也已即此可見其大旨矣

閻潮端操堂文集五卷詩集十餘卷

文集中多牽率應酬之作惟短札乃時有逸趣詩則功力頗深

五律如無營荒稼圃丰老怯兵戎空齋澄道性白日耐疎閒遊  
屐春還理殘詩老更刪舊業恣蟬食新枝便鳥巢七律如深樹  
鳴鳩呼雨到方塘飛鷺避人多嘗呼鄰叟分園果恐護花鈴礙  
鳥啼皆佳句也余尤愛其五古中坐竹林乘風七夕雨二首氣  
味純乎類陶蓋亦性情相似也

近山居士四書三畏話畧二卷餘論一卷

居士姓氏不可考其書雖曰三畏實皆發明畏天之旨最為警  
透立言閒有過者而抉要破的足補前儒所未備者多矣開首  
解王孫賈問全章曰此章乃聖人言天之第一言語也我今要  
解天字先解理字要解獲罪於天先解獲罪於理蓋理者乾元  
也太極也這乾元太極雖是沖漠無朕而其生陰陽便有兩大  
股氣貫於宇宙流於萬化人知其貫於風雲雷雨流於時行物



生而不知一切命德討罪福善禍淫皆是此陰陽為之故中庸  
即以鬼神言化理也人知天是理而不知理也而必著於氣人  
即知天是氣而不知氣也而實無所不靈惟其充周普遍一團  
神妙萬作萬為至公至正故不曰充滿無窮之氣而曰有條不  
紊之理此理不是渾漠乃是精能不是虛寂乃是嚴威不是聽  
遷流於氣數乃是默主宰於氣數無聲無臭而實有物有則是  
理也者兼乎氣藏乎神明明明赫赫而非渾渾濛濛者也發育萬  
物者是理三百三千者也是理井井有條絲毫不能放過故曰  
天秩天敘天祿天位天工天吏天職天命天心天良天道天則  
天倫天親天性天聰明天明威天高聽卑天莫之為而為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許多指認之處皆言理也皆言至神妙至威  
嚴而不可褻不可玩不可悖不可欺不可逃遁之理也此理大

而無不包細而無不入隱攝乎人心顯操乎人事正而不可干以邪清而不可污以穢明而不可售以欺公而不可投以諂有正大之情有神明之用順之則天牖其衷違之則天奪其魄有必然之仁愛即有必然之震怒不言而自無須於言無為而自無所不為出王游衍無時無地之或寬赫聲濯靈大賞大罰之必著看明白了這一天字方知一念之回曲即可動上帝之震怒又曰天之理如一个大繩尺一个大範圍又如一个大神靈百千萬等以用其威權而無處非繩尺無處非範圍也又曰大抵一天字明而萬理皆明一罪字明而百為皆慎四書第一等言語人生第一等講究又曰天有自然之陰陽不能因禱而悖陰陽之常天有當然之五行不能因禱而乖五行之正天本無心喜不自為喜怒不自為怒而禱之干求何從入天極有威喜有

有不易之喜怒有不解之怒而禱之諂瀆何所施其解某之禱久矣云息息與善相依即息息與天相見不是將神祇看虛了乃是將神祇看實不是將禱神祇看遠了乃是將禱神祇看得精切聖人之禱久乃是心性離合上事聖人血氣有災咎聖人心性上無災咎神祇在外面應禍福聖人在心性上衡禍福心性中不禱而禱宋儒謂心外無天心外無神皆從此等書內看出其解不怨天云天予我以性而性能復否予我以形而形能踐否方惟恐一息不與天相似一事不與天相體烏能稍涉於怨如子方恐不肖而甯復懟怨於親如臣方恐不忠而甯復致憾於君若夫聖人之樂天也怡然自得快然無求與太虛同其運行與太和同其洋溢與太極同其蘊涵浩浩落落灑灑洋洋安得復有怨情其解無求生以害仁云此仁字是人之所以生處

又是人之不生而生處又曰仁字乃人之生理非僅僅生氣也  
害字無形可指乃是暗中損其神明之真者傷神更甚於傷質  
傷理更甚於傷氣也又曰仁害則心死心死而身死必隨之且  
有不止於死者求生者仍無所謂生也其解畏天命云如受付  
託者之恐有所誤如受恩寵者之恐有所負如從繩者之或有  
所乖如就範者之或有所越朝乾夕惕念茲在茲畏無閒於時  
也細行必矜小物克勤畏無閒於地也天命至明故畏焉而不  
敢或昏天命至健故畏焉而不敢或怠天命至純故畏焉而不  
敢或雜天命至久故畏焉而不敢或息出於一切形邑之外故  
捐除一切而後專用其畏寄於一切形氣之中故體究一切而  
後徧用其畏其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云推之學問中全  
一念之昏不能惺惺即一念之不知也一念之肆不能乾惕即

一念之不畏也一息不與天相似即一息適於天命外大固無  
忌憚小亦無忌憚也大固干天威小亦拂天意也其解相在爾  
室二句云古聖人極大學問只在法天敬天而先之以畏天士  
君子極力存養只在敬神質神而先之以畏神又曰天下無一  
隙無氣即無一隙無天無一隙無靈氣即無一隙無靈神其解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云其畏天也非英雄沈幾養晦乃是聖  
賢守己自修非豪傑忍辱行權乃是君子反躬內治此畏字要  
看得靜正非徒惕於外勢要看得艱貞非徒諉於力絀大抵後  
天而奉天者也其解自作孽不可活云活字是神活氣活機活  
孽則神枯矣氣敗矣機滯矣生理漸無可尋矣其解有天爵者  
云天以乾德宰化有體天心者而天心安天以元氣鼓物有助  
天化者而天氣順天正需乎功臣而凡其有功於天者天安得

不從而優之天方望乎肖子而凡其克肖乎天者天安得不從而獎之詳味此數段語可以知其所窺矣獨以孔孟作俑無後之言為戒殺放生之鐵板註腳解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推之生而升死而墮之說皆是天地閒應有之理不應視為幻說則未免有所惑耳噫天人之際固非淺識所能測使執而求之則福善禍淫降祥降殃之說與談果報者何以異故聖人只以理言天而不拘於氣數之不可知

竇孔南陽詩草二卷

韓媚陝序詩集

閻娘浹溪集訓子譜

王允貞浣花亭詩古文集二十卷

東紹珽性理真解

右書均未見

王日烈虹漢草堂詩稿一卷

詩共百二十二首卷首有邑令西京張闕燈宋薪郡守寶應王孟亭箴與江甯朱草衣并淮甯雷抱癡方曉四序推許備至今觀其集中所與往來唱和洵一時名士也而邑人已無有知之者志書將告竣始得此本急為補入訪李予襄孝廉云松篁蒼翠繞柴門經歲曾無車馬宣半畝荒園種瓜菜一灣流水瀉晨昏肯將科第誇閭里祇以端廉課子孫策蹇我來尋舊侶花盈月榭酒盈樽寄懷雲間胡堯音明經云才如潮海學如潭問字曾經酒半酣按劍交從閒處識知心味向靜中探歸舟帆趁風千里久客裝羸詩一擔最是草堂枯坐日捲簾惆悵望江南蘇子由讀書臺云十里湖光映古城官閒臺上放書聲鳥窺竹榭

琴音古日射松窗花影清疏柳依闌風舞燕春山洗雨樹啼鶯  
我今搔手橋亭立苔長遺碑月自明謝家原一廣文作先父孝

子傳云幾費燈前仔細裁松煙研淡筆鋒開卧荆惟禱一朝愈

原注祖病七月先父卧荆不着被相負母何辭千里回原注繼祖母禮拜武當路病不任馬與先父躬負之

春露秋霜感節序圖形繪影泣蒿萊自經巨手傳真迹留待輶

軒莫浪猜寓鐵佛寺感懷云古寺蕭蕭秋氣涼莎雞蟋蟀闌西

牆累人琴劍仍途遠多病妻兒又歲荒燈掛佛前鐘韻動雨催

籬畔菊花忙老僧猶辦晚來飯偏是慇勤勸我嘗答孟亭太守

書問近况云近年仍不到官衙陋巷深深隱者家池上草鋤容

雀躍階前地掃任兒譁苦吟唐句午忘飯貪坐閒庭晚煮茶太

守遙臨幽僻地短垣疏竹古梅花宿沙門鎮云路入沙門沙更

長人民絕不肖吾鄉雞雉關犬婦訾市田叟紡棉僧立桑釜煮



棗花延渴客，盆炊榆粥慰飢腸。荆藤作席瓦，燈缺一夜南風。五月涼，贈張闢燈夫子云：豈肯折腰戀斗，將閒館暫停車。十年霜鬢長為客，卅載青燈多著書。原注：所著《奈園詩草》並《撥雲一覽》，管見拾遺、荆棘、林等書。人與梅花相冷淡，心同潭影自空虛。名儒何惜牛刀試，指日恩綸下玉除。檢化隆亡姪所畫山水圖一哭云：圖畫依然墨尚新，閒中檢卻一傷神。蒼茫雲樹晚山雨，曲折溪橋枯柳春。羣以輞川推韻士，可憐伯道屬斯人。原注：化隆無子。幾回欲相佛堂問，前世今生果有因。泛舟云：日落銜山盪客船，一聲清磬白雲天。柳陰風送漁歌起，喚得前村倦鳥還。酒無云：我欲消愁怯敝裘，晚橋村市整帘收。岳陽曾着仙人迹，為問一層何處樓。米無云：淹卻波中百畝田，農人苗刈載鴉船。休憐簞食不堪處，猶羨春秋顏子淵。余無云：半肩繻破夢難凝，起坐春寒似老僧。兄弟同眠今在

否可憐無復覩，美臙燈無云翻。趁月明照筆牀，差勝秋夜撲螢囊。  
鄰家縱使猶餘火，轉笑匡衡圖壁光。封邱道中云：沿路柳陰聞午雞，  
遙看城郭白沙迷。斜風細雨塵心靜，十里狂歌任馬嘶。望京樓云：  
千里雲山斷，遠眸望京何處是。燕州荒臺無限萋萋草，一夜西風滿石樓。  
宜夏云：幾樹濃陰噪午蟬，藕花香裡水平田。人閒溽暑何曾到，靜卧松牀理素絃。  
宜秋云：飄飄梧葉冷懷幽，嘹唳征鴻度畫樓。好是歌詩今夜月，如何宋玉苦悲秋。  
宜冬云：雲堆寒暹木盤鴉，閉我柴門靜煮茶。几上奇書千萬卷，儘消長夜對梅花。  
郊遊云：詩敲驢背興偏賒，山色楓林帶晚霞。嘹唳一聲灘雁起，秋江晴雪織蘆花。  
玉琳二兄村居云：松濤溪水集柴關，案上丹經鎮日閒。來去野雲無一定，小樓獨坐看西山。  
勛名念罷鬢如絲，槐蔭堂前日午遲。空壁窗開簾又捲，爽懷課子

讀唐詩讀朱草衣詩集云羞拾唾餘襲舊詩專從難處構新奇  
遙憐心血都枯盡無怪中年雪滿鬢客中苦雨云淹殺春光太  
沒情連宵瓦背綠苔生客心正自愁千斛誰遣斑鳩聒耳鳴索  
劉權一詩字云臨池飛舞肖鍾玉爽寫新詩數十行歸去自矜  
香滿袖風流別樣襯溪堂今夜云蘿東吠犬睡花陰別盡殘缸  
漏已沈怪底塵情當此冷一簾明月鏡人心除夕云豈應清冷  
慍貧家數本書連數本花危坐挑燈作回想去年今夕在天涯  
秋野與范射斗小酌云柿葉斜垂香桂天平沙互酌愛流泉一  
年幾得逢秋朗醉看東吳過客船訪澗川廣文崔先生詢令甥  
李宏獻寶善兄弟云使若令子近如何原注宏獻尊公先  
生以向為邳州牧勞我  
相思幾度過封罷又開紙一紙請煩鴻便寄煙蘿過雷三驚萬  
書齋題壁閒畫天中柱云怪石磷峒翠色濃晴開紅日草茸茸

移來何處丹青手不作天中第二峯全集中當以七絕為最勝

尚有佳者未及錄律句如石橋通野渡清磬帶歸禽遊平輿城南草閣

法鼓催新月清鐘帶晚螢送瑞方上人棲雲寺一聲孤雁垂新露幾樹

花陰撲小螢靈祠夜月雞犬聲中尋有路桑麻陰裡到無人柴門帘颺

官橋沽綠酒僧依茅屋賣春茶光州道中飛開絕瘴煙迷路聲斷荒

陵雨暗村子規老樹鴉啼黃葉亂遠天雁度白雲寒和王孟亭太守重陽後一

日登樓用上部九日藍田韻花徑幽香穿紙帳蘆簾冰月冷詩魂晚過劉淑唐還讀齋

櫓搖漁唱橋通寺花趁人歸蝶戀香重遊蘇子由讀書臺但逢有酒聊成

醉除是無花不暢懷贈韓緒存秀才亦皆可誦孟亭老人序有云予仕

中州久得詩人為難洛陽則有張子雄圖袁子心齋陳州有吾

宗位午雷子驚萬如李牟山萬西田到中州不及見者衛州廣

文朱越十孝廉蘇碧存自公退食嘗與之言詩目前惟商邱陳

孰夫在其詩與性俱有檢討先生家風此段關中州文獻載之  
王轍浮生老人詩集二卷

轍少以才氣知名傳其小試第一名則吾必在汶上矣題文通  
篇止八九十字又好為遊戲之文蓋天性然也詩亦直率坦易  
隨筆揮寫若不經意者佳句自關天授發於性情故往往可想  
見其人然之深沈之思學力終嫌未至閒居自遣云閒簷聽雀  
噪野徑看雲飛感懷云讀書思寡過閱世反招非村居云綠野  
抒幽性白雲鎖素心感懷云半世經營仍草草數莖鬢髮又星  
星即景自適云揮麈不容蜂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白雲度嶺  
迷芳樹翠羽分枝噪夕陽村居云原邊不伐有巢樹野外嘗移  
無主花山行云蒼藤古木拂人面怪石浮沙頓馬蹄磯底風吹  
黃葉滿峯頭岫吐白雲低黃州九日遊赤壁云風吹落木孤城

冷雨洗寒江萬壑秋歸次感懷云秋風秋雨生鄉里黃葉黃花  
動旅情自遣云寒磴敲碎三更月畫角吹殘五夜風詠菊云與  
世能從冷處做宜人獨在淡中香夜雨云幾片殘雲和雁斷一  
彎新月帶潮生斗室落成云今歲能添容膝屋明年更築及肩  
牆夜思考妣不寐云音容亦向夢中見存沒多從醒後知述懷  
云自笑浮生七十餘天憐崛強人嫌迂夜賦云沈沈漏盡猶裁  
句笑我身閒意自忙歲除慰室人云但得平安兩個字何妨酒  
肉缺新年示兒云若憐爾父風塵老切莫喫穿學富翁其佳者  
也邯鄲夢一首已見本傳乃鈔本雜以試帖殊乖體裁

郭輔林四書正韻

郭溪易解

馬世瀆道德顯晦原流序

王大受東村雜著

右書均未見

于聯珠品九文集

全集不可考所見者僅五篇平泉草木記珠考見其認識之博  
浮光記見其體物之精朱子傳書後謂朱子一生只算了得學  
而一章亦確有見於嗣昌傳較舊志加詳焉

王曰珩遺集

全稿未見所傳鈔者葉母熊氏小傳賀天機和尚序東村制藝  
序王劉氏節孝序新修文昌宮記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論祭  
邑侯梁公文弔覆舟賦招魂辭義夫說啞談說與于品九先生  
書共十二篇賀天機和尚序情辭愷惻文筆亦疏爽可喜文昌  
宮記以帝君為文章司命科第之宗主未免沿俗說之悞而歸

重於不以文而以行為妄希科第者警亦可取焉東村制藝序  
與于品九書則自言學有獲不可不虛心耳

樊執中日省錄古堂集甲子年表歷

執中遠於周易著錄罕存晚年研精儒書深契聖學日省錄皆  
自著其心得惜不傳矣古堂集亦多散失邑人張君錦芳刊行  
者僅四十一篇詩辭三首而已

王茂松四清齋絮語四卷奇門心悟三卷覃懷紀遊平滑紀聞

茂松文人好談兵所著絮語四卷文六十八篇內有孫子論曰孫  
子其神於兵者乎其相天因地而熟權乎人情者何精詳而曲  
當也抑窮理知人之學有裕於其先者矣雖以兵為詭道似  
乎廢仁義而專事機權而不知其使機權正所以善權其仁義  
機權不立則人將戕吾士卒而危吾國家而仁義亡機權立則



可以全吾士卒而人之士卒亦不致多殺可以安吾國家而人之國家亦借以靖定而仁義存仁義者機權之主機權者仁義之輔用仁義顧可無機權乎末曰噫使孫子而在老於幕府可也吾師乎微斯人其誰與歸可以見其志矣平生志在有為著長治鑑一篇曰猶是法也善行之則法無不良而世治不善行之則無法不弊而世亂自近世司州縣者以官為生涯諸法之弊尤不可問篇內將郡縣積弊害民詳晰陳之又作長治策上長治策下而以清君心為主蓋亦深嫉俗蔽而慨乎其言之其政經臣經解說酷合論各篇皆此類也至其中庸通解及性說道說心說類無甚卓見獨其教說有曰教所以成此人也教之為益大矣至以教而毀人之性戕人之良惟恐其不為禽獸而誘掖之而驅逐之是獨何心歟小人恥獨為不善此亦恥獨為禽獸

那可謂沈痛何其若為今日發耶易說數條亦少獨見其傳類  
擇其人可傳者入麗藻志如彭太學生傳任氏傳別墅銘是也  
奇門心悟三卷茂松任懷慶教授值滑匪亂懷眈於滑人心洵  
洵茂松以奇門占匪進退輒奇中民信之城賴以守故著此書  
亦平生用兵之志畧為表見也其覃懷紀游平滑紀聞則未之  
見

郭鶴齡易經集解夢覺一得錄

書僅存鈔本其族孫書堂官刑部時攜之京庚子之亂散佚不  
可考矣

鄧萬吉周禮擷要理學心得

書未見獨有慎獨銘曰人於廣衆言貌易飭幽獨之中每易放  
逸以人可欺無妨支離誰知一念已即傾危以言學道已非真

造本真已失，違言高妙以言養身智慧大昏精散氣撥定入鬼門。嗚呼可哀，胡不自悲回頭是岸，宜速懲斯萬吉。自書懸之坐隅，字體端勁，即此已足見其平生致力矣。

黃甲省克齋詩鈔雪莊集教家格言

其元孫葆熙言經兵火書皆無存

夏瑞麟桂軒詩鈔二卷

鄧伯磊題詞謂瑞麟詩衣鉢傳自朱竹君石君二先生。今按集中盛推鄭板橋之作，至云較量海內能詩者，祇是騁騶公。是麟恐未便為公論。讀板橋集又一首云：只廬平易近人懷，不露通天絕地才。如此性情如此骨，仙家精髓佛家胎。與人論詩云：索想不來任句道，忽來天外省工夫。拈成一現優曇朵，得似無心象罔珠。於作詩一道，乃頗能道及深造之境，然細閱所作似未

免堆砌故實之病蓋瑞麟在當時號稱博洽由其胸中所蘊蓄者多故下筆即來雖欲謝卻之而不得也其興會所至不必多着故實乃往往可誦如仲夏遣懷云露蟬聲裏雨如絲想見芙蓉欲貼池我愛漁磯垂釣客閒同鷗夢訂心知又云硯北凌風時小立竹桃花下聽新蟬又云想同人睡貪長晝祇待秋醒始着花寄王丹君云風儀瀟灑綺懷開家有芳園日翦裁輕扉春游虹水岸逢人便乞好花栽又云且盼歸家君院去滿身花露夕談詩又云最是天寒爐火畔宵談愛向友人家自題詩草云小李將軍留舊句案頭時有自園詩又真如老樹枝原醜綠翦園花點綴之院景云應門老叟代炊忙一縷炊煙繞矮牆小院彈棋人散後楸枰度石照斜陽秋深偶興云柑紅橘綠雜橙黃腮紫鱸魚薯菜香蠟到肥時筍更美深秋風物羨江鄉七律家

居云知命能空聲色味委時那滯去來今感懷云吟放曠詩聊復爾作聰明事信全無又云叩門人索零星債呵硯我吟潦草詩其尤者也至如談詩錄任趙秋谷學道心欽孫夏峯徒仰河東薛夫子詩吟心覺性天通等作則又為講學家語不屑作雕蟲技矣是集又名曰敝帚自享集乃瑞麟所自題

黃錦鳳念祖堂詩鈔慕堂文集

高峩雲卧雲齋詩文集

傅精一訓蒙振困編

右書均未見

袁端敏公奏疏

公奏疏甚富未經版行麗藻志所載數首皆得之公年譜三卷中年譜公年家子瑞安孫衣言所撰衣言為曾文正公門人故

其敘述皆有法度自序謂公之奏議凡有關於舉劾之大特備錄之其密疏留中者則屬公子保恆載之家集以俟異日又書公上科爾沁親王書後云公與胡文忠公李忠武公及今相國曾公書皆深得當時大計惜不盡見也

寶書成樂素軒詩鈔一卷

又曰養心堂詩鈔

書成字畫村同時陳郡有七子之目項城居其三焉張菱塘

即菱

湖初號王丹君而外畫村其一也書成中年多病恆經歲廢書每

有人索書不得已必踞椅以膝抵腹方能落筆故著述無多詩無刻本僅三十四首其病起試筆一首係元人詩編者誤收今不數五古以辛亥夢酉亭一首為最勝篇長不錄錄其律絕數首存諸卷中無使日久同歸散佚焉送孫季文歸夏峯云送爾北歸去匆匆逼歲除朔風千里雪孤客一囊書世事悲羣盜生

涯有敝廬蘇門好煙月閉戶莫踟躕癸丑書感云赤眉連歲壞  
名城逗遛今知漢法輕林父既歸須補過得臣不死又治兵高  
秋佇盼蒼鷹擊平地屢驚天狗鳴淮蔡諸營觀望久視師曾否  
晉公行萬里蠻荒舊拓邊一朝戈甲亂中原承平漸啟豺狼禍  
重地空悲蛇豕蟠豈有天威難靖虜可憐將帥盡蒙恩勞師糜  
餉今三載蚤晚功成報至尊年來顛顛卧荒郊風鶴驚心氣不  
豪五夜聞雞空奮袂千家賣犢半橫刀廣陵羣盜張嬰在唐鄧  
奇功李愬高下士不忘歌柳雅諸君何日展星韜寄菱塘云平  
生心事愛樵漁十載論交半索居昨夜江鄉同夢否舵樓炊火  
話鱸魚題王芝圃小照云門第烏衣邁等倫尋常衫履亦風神  
寫來濯濯如春柳始信王恭是可人至如哭錢辰田先生云今  
伯陳情因侍養廬陵愛士早歸田三春南國風盈座一慟西州

淡湧泉羊傳甯知鶴不舞殊陽祇道馬空羣書藏云久為南征  
思馬援那堪東海又盧循陣雲拉雜連江楚烽燧倉皇關七閩  
申侯出鎮威南國陶侃移屯據上游自昔秦關饒勁旅祇今漢  
粟費持籌皆佳句也使病不為之累竭其才力固當成一作家  
學之成不成名之顯不顯固有命耶然即此足見其少年於風  
雅一道功力頗深當日列之七子固無忝也

王詵桂杏兩軒詩文集各一卷

詵桂著述多散佚所見文集一卷家藏本其尤者已錄入麗藻  
志詩集一卷乃張菱湖之子昂所寄共詩七十餘首詵桂生平  
喜談經濟詩文皆縱橫可喜古詩如詠古五首洵河篇縛難行  
均可誦賈烈士歌有云牽車服賈毫宋都封豕長蛇肆吞屠愈  
召萬夫廩教俱俯首循良效馳驅邑侯祝公循良吏仗仗烈士



心腹寄制挺新驅閭閻兵先登獨壯士卒氣奇功酣戰裴橋南  
婦孺爭傳淚潛然盆冤雪似天能補破鏡完如月重圓太邱城  
已復鄴臺壁亦堅旬日稍相待羣醜皆自殲祝公緣事去中歷  
多險艱殘賊恣狡獪壯志成迤邐界溝血作水烏牆火燭天獨  
扼睢西岸辛苦誰相援纖塵不動鹿柘邊羣吠無知尚囂然鷲  
鳥摧折妖鳥騫彼其之子復何言澮水再築三堡易朱襄重尋  
二紅難嗚呼天未厭亂殺刼起往事悽涼恨不已誰傳張嬰泥  
首降空賦宋玉長劍倚豺狼當道春復春野性貪殘未可馴星  
使難收桑榆效大府重整葫蘆軍鄉團久解散補綴徒紛紜祝  
侯又來烈士出振臂義氣凌蒼昊已解毫圍豁妖氛誓竭渦流  
蹙窮麟絡繹羽檄中道下遠巡游騎後軍寡大帥又欣和議成  
烈士早悲狡賊詐祝侯祝侯心太驕棄擲良謀空叩馬不守裴

橋險散營麻種野僕也心與烈士同據鞍悲咤煩憂寫烈士慘  
謂此行難他日賴君筆一洒噫嘻吁黑雲壓壘黃霧翳日旗裂  
指墮人楊腹狂風捲地南來促健兒仰天北向哭烈士不忍身  
獨存烏駝重突喪忠魂

原註烈士名國祥字泰徵山右徐溝人

其輪刀如飛呼

為賈二飛刀云

烈士事蹟傳者言人人殊錄之以備修史者考

證焉至如松雨撼清夢秋山供客詩村環流水冷山近夕陽多

揮手千金盡通經一字無天空鷗影小水近雁聲稀晴來東澗

消愁眼開遍西風野菊花飄零鄴架知何限衣典共城又買書

河聲嶽色閒消受也抵詞林八餅茶皆詩中佳句賈蘊聲觀察

贈詩云一代陳同甫萬言劉去華此才猶在野羣盜亂如麻奇

策干時誤狂名罵座諱同時失瑜亮痛絕賈長沙

原註謂柳塘

頗可

見詵桂為人故錄之

閻叔震洗心譜身範錄

洗心譜乃集古人詩歌有關人心風化者朝夕諷誦以為省心之助又集前儒格言間附己說以為法則故曰身範錄叔震年甫弱冠即有必為聖賢之志不幸遭亂隕身惜哉

高欽中恆溪詩文集澹泉答問錄敬用五事錄訓子帖

恆溪詩文集未見欽中之學從孫夏峯張仲誠兩先生入門時新鄭王澹泉司訓於項一見投契澹泉入姚江學甚深恆溪深思銳力質疑辨難學識大進因劄記當日問答語以資策勵其敬用五事錄乃欽中主講西華衍疇書院時為諸生講說集以成編跡一時之所見也訓子帖言立身為人之本其言亦多可法可傳

曹學禮琴軒詩文集

全集未見其學者所鈔錄亦無幾學禮忠孝性成發於詩文亦愷惻動人不徒以辭藻見長

張安雅得所軒詩文集十二卷

詩集六卷內分子目為春華集秋實集入春集洗心集遊秦集晚餘集各一卷末一卷乃其子昂所集共詩一千五百四十一首安雅夙承荆布老人家教又與同郡郝蒼塘賈柳堂李又哲王丹君竇畫邨諸名士相唱和故其所作各體均有門選非泛常操觚者所可比中年以後學問造詣日益深純乃不屑以詞人自命其三十七歲時自敘詩集有云閒情既悔綺語全刪迴視少作若出兩人春華秋實二集即是年所手訂也集中若戰城南君馬黃野田黃雀行蒙城盜兵車行諸篇皆感慨時事忠義奮發又復以漢魏之音節行之直可追步古人古意遊子吟

各首亦皆有闢風化其他長篇佳製尚多其論詩極推工部而不喜漁洋以其連篇累牘幾無一句本於性情無一語及於君民也至其所自作如題畫菊蝶云西風吹醒三更夢只向秋花冷處飛斷句云亂岫青圍村塢外桃花紅近寺門前此類甚夥風韻翩翩亦復不減新城特其意在所不屑為耳至如講學諸詩乃未免宋元來儒者以語錄為詩習氣讀者分別觀之可也文集六卷一百十四篇其駁辨史論者十之六於蘇氏指摘處尤多即東坡父子復生亦應無從置喙蓋其失在學術心性本原之地故其立言論世不悖戾者少矣安雅初以為獨見及此後來讀書多前人早有言之者益信己見之不謬其於韓文亦深指其失及讀朱子溫公集與己見喜為暗合摘附數條於其後嘗論文體有二其一原心性辨理慾以端立德成己之本考

證前古政治之得失指陳當今天下之利弊以資立功治人之用者志士之文也董賈陸贄李伯紀朱元晦是也而元晦之文為尤高其一於二者一無所有而惟逞筆舌修詞藻以角新奇吞吐翕張百種作態以為娛耳悅目之玩者文士之文也韓柳歐曾王蘇是也而蘇氏之文尤浮謬其論左氏也浮筆而纖巧輕儇而冗濫其論史記也強附會而傷巧操浮末而遺大其論漢書也顛倒位置是非謬妄更甚於遷自班以下而范而陳而沈而蕭而魏范與陳猶瑕不掩瑜沈蕭魏則等諸自檜無譏之列而指摘李延壽之南北史好以僻澀之字易古今經常之語尤鑿鑿可證安雅平生最服膺朱子之文然猶謂其上宰相書及與諸友人書圭角鋒芒刻露太盡未免使受者無以自容且詞多激烈若挾怒氣而出者既挾好勝之心又少溫柔和平之

旨亦非誇掖勸導之所宜似學養猶有未至今讀安雅之文其所以責備朱子者反躬自蹈之刻露激烈更過之而加甚焉非挾好勝之心以出之故少和平溫柔之旨乎朱子當日南軒伯恭及子靜昆仲尚有朋友切磋之益安雅則獨學無友自成其是者也至論古今政治得失人品雅正文章優絀學術純駁皎然如指黑白而數一二而筆又足以達之人固服其識力之卓而猶惜其無師友講習之益雖語之必詳未能擇之盡精也其原性曰義理出於心而原於性嗜欲雖亦出於心實生於形而原於氣形以上統於一形以下分為二心也者合理與氣之靈而生知覺者也曰情曰意曰思曰志皆知覺之隨在異名心之所自出也夫惟兼具理與氣也故介乎二者之間聽命焉而無所專屬性即在天之理純乎天而不參以人者也故性曰天性

氣附於血肉之軀雖原乎天而滯於形者也故氣曰血氣慾起於人之形軀專為一身之私故慾曰人慾曰私曰己太極之理無二故本然之性至善無惡而皆同二五之氣不一其散於人也又各有偏全厚薄邪正之殊故偏受之氣有善有惡而不皆同聲色臭味安逸皆緣形軀起見人各一形軀嗜好各隨其所偏故營私之智機變之巧盡惡無善而各不同此善惡之有定者也若夫心也者性與氣共貯之公府也知覺者心之靈性與氣共有之妙用也心本無善惡惟視其所主者分善惡知覺以下情意思志悉無善惡惟視其中出所以用者分善惡性主之則一心之知覺皆由性出為性用而皆善氣主之則一心之知覺皆由氣出為氣用而多不善即間有善亦非真善慾主之則一心之知覺皆由慾出為慾用而無一善性一而氣與慾居其



二人心之所以危道心之所以微也此論可謂詳而盡矣乃又曰性君也氣以輔性氣相也慾婦寺也心朝也知覺朝中之賞罰號令也必性氣相會而後有心有知覺猶必君相相會而後有朝有賞罰號令也如此比論則鑿矣夫心性氣慾一氣之靈貫注耳所謂不離不雜也君相婦寺各形其形各心其心安得相同又以知覺比賞罰號令則尤支離矣其原鬼曰聖人之所謂鬼神一氣之始終陰陽之功用也故無形無聲者理之常世俗之所謂鬼神一人之始終魂魄之餘厲也故有形有聲者氣之變數語可謂簡而盡矣繼又以燭為喻謂人之澆若淨盡無餘安能有鬼如燭蒿盡脂竭以至於滅其煙亦與之俱盡矣况天道之運至陽至健住游魂於剛氣之中不啻傾杯酒於江海波浪之間裊篆煙於疾風奔雷之內入則化臭其論甚正而於

義亦若未恆焉夫人萬物之最靈者也其性全其氣備當其生也性與天通氣與天貫豈僅如燭之為物束蒿貫脂無一點生氣者同乎其生既不同則人之死而滅能與燭之燼而滅者同乎惟原始而知人之所以生斯能反終而知人之所以死則人與燭不能比而同之不待辨而自明矣其他諸說類此者甚多非穿鑿求盡之過與各體自以辨駁史論為優勝其得力仍在能讀宋儒諸書而先立乎大非僅才之高學之博而實識之卓也識既卓立乎千古之上而才學又足以佐之宜其見之於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浩其無際滔滔其不窮也世之讀其文者豈但可求之於文哉安雅之言曰甯可擔糞種瓜終身力食為不識一字之愚農恥為風流無行之才子浮華無用之詞人嗚呼可以見其志矣

袁文誠公奏稿

全稿未見所見惟密陳夷務摺與通籌豫省賑款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而其智深慮遠宏遠精密已可概見惜其所陳未能見之施行也

袁保慶自序瑣言

袁保齡韞璞山房集

右書均未見惟保齡有與姪世凱書三首已入麗藻志

黃宸熙泛海仙館詩鈔退帆文集

向宸熙子恪度數函尋其書竟不可得

鄧伯磊一杉山房詩鈔二卷

自序云自十二三時即學為韻語先君子謂與此道頗近年四十後不復應試境之所值每有不能自過者又蒙良朋謬愛為

擊鉢之催嗣後屢權冷篆山川應接每發之於吟詠辛巳冬賦  
遂初與友人唱和檢點舊作共得二百四十六首餘一生遭遇  
旁觀或代為扼腕乃性近疏狂復時尋樂趣初無愁苦嗔殺之  
音徧閱集中誠如所謂和王端函續重陽會詩至五疊前韻和  
吳禾筌清俊詩四疊前韻皆七古長篇每出愈奇能不為韻所  
束縛其才情有足多者律句如惟攜書畫囊雙篋未老風流筆  
一枝學至方能收友益才高豈肯附人名知我情多憑酒遣愛  
君性靜藉詩喧好山排闥驅塵障流水環村悟道原但務虛名  
情易幻能驅俗慮夢皆真室邇偏教秋並卧客來雅愛水先迎  
人不求名情自適酒當微醉境無權愧留坐上春常在計到家  
時月正圓紅杏望開千樹曉綠楊八趁一犁晴人當久別情難  
觸詩到能真改亦難生富貴家偏灑落與酬接際脫保文冷眼

觀花宜我輩熱腸報國望諸公此類不可多得蓋亦未免為應  
酬所累至如俞吟月布衣紫簫工詩兼善奇門及君平術余桓  
石邦士有三絕之目詩品如樓中吹笛任杏農少府懷熙精醫  
能詩並善繪事熊星橋其光能詩讀之如飲清涼劑之類見詩  
注者甚多其樂道人善可想而知與邑令王詩漁明府世昌唱  
和尤多王蓋以循吏兼工風雅伯磊又嘗與李又哲諸人作賞  
菊嘉會是日設豆腐饌皆一時韻事也

高釗中竹臣詩文集消寒游藝

全集未見所傳欽者多應酬之文其纏絲蘊藉頗似廬陵詩亦  
不多作五七言近體工整動盪丰韻翩翩鏡有逸致惜傳者罕  
矣消寒游藝乃釗中自都歸冰凍運河舟中無事推衍算學以  
消遣云爾

余連譽孚山詩文集

全集未見其最著者已入麗藻志

夏耀榮內修外攘易論鄉約保甲質言

耀榮熟於經濟深謀遠慮多可見之施行其論近時積弊无洞見癥結一言立破惜僅能言之未及見諸實事其志亦可傷矣

張瑞楨修竹齋文集

瑞楨留心經濟其言時事多可見之施行為文亦卓犖拔俗已摘要入麗藻志

楊明德體驗錄附訓子語

體驗錄共十八條皆光緒甲申春夏間所自記如云赤子方能言時即以朱子小學之法教之母使接鄉俗人母使睹市井事父兄日與講習倫常儀節使之安詳恭敬漸染薰陶已養成一

簡聖賢胎子長大更深以學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又云曾子曰施人者恆驕人蓋謂常情類然若聖賢胞與為懷苟義所當施施亦只是分內事何驕人之有又云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即如蹇叔居百泉孔明居隆中數十里皆化之今鄰里之中不能使人人皆知向善豈人之難化與抑以己之德薄未足感人耳故鄰之不淑猶當自責又云學以處聖人之道也今則徒習文字而已求其志道者百無一二聖道不明於茲為甚噫又云今人所以遠不逮古人者只是自私無論其他即父子兄弟之親亦各具自私之見所以家難齊而國難治者以此又云聖人之道如十六兩秤輕則低重則高務滿其平所以人非聖人未可輕於言權又云待人已厚而今仍不覺為厚此正宜用孟子三自反之功仍責己之待人非真厚也必如斯乃

是聖賢之心均有心得非徒摘捨講學家門面語者可比訓子語其二子凌霄凌閣廬墓時所述如云觀道學源流令人有奮然自興之志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特患不學耳又嘗慨然曰我少年從師始誦章句繼習詩文從未有講究實學者又不得程朱儒書讀今老將至矣始見儒先語錄文集諸書方知文字之外固有一條正路可以直入聖域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句書今始信而不疑吾悔無及矣汝二人甚勿錯過時日勉承吾志將來大小有箇成就也不枉吾生汝一場又云佛老之教吾亦未嘗深窮其說但見一入其教者先不講五倫以此知其斷無是處何溺其中者竟不覺也愚哉又云人之有生死猶天之有晝夜學長生者祇是欲逆天而行又云人總不可有自是之心觀廷平答問一書其師弟反覆辨難何嘗有幾微自是之心又云



夫子告子路修己以敬這句書最說得盡歷來聖賢皆從此做工夫吾欲於潁水寺前殿題曰以敬堂以見希聖要旨不過如此又云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今人於妻子能自作得綱者絕少往往有素講道理譽望達於一鄉而反不能型于妻子者如是而謂為理學吾不信也汝二人只要盡理學之實正不必標理學之名招人恥笑又云人不可孤立吾見有終身為讀書人曾無一朋友過其門者其德薄可知又云不仰臉與富貴人說話讀書人不可無此骨氣又云輕論人非不惟取憎亦非自厚之道又云不義之財我生平未嘗受人一錢此一事可告無憾汝二人慎勿苟得又云賓東之交有一聚必有一散何凶終隙末者之多也總由人祇見旁人不是不知自責又云家庭之不和未有不始於積私財者汝二人當力矯此一錢尺帛皆不得入私

以後世世傳為家法又云稚子好穿好衣服是奢侈之漸必當豫防汝二人從小吾即不使之穿花鞋彩衣一頂絮帽曾戴數人今觀諸孫女輩多好穿新恐奢侈未必不由此漸開也又云兄弟之愛不篤則婦言得以入之而嫌隙漸開汝兄弟二人或不至乖違他妯娌們必須勤加勸教使之畧通道理不可怒責况打罵本非吾家事又云婦人專家鮮有不敗書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凡為夫者總要剛明自作得綱吾見世之懼內者大都自己不正早為婦所輕侮或貪圖婦財先自氣餒甘受侮慢吾嘗言為人不貪婦財方有幾分男子氣又云吾鄉風氣太薄兄弟至老不分家者已少况再世乎吾與汝伯父未分家汝兄弟亦當早定不分家之心但必思有道以處此不可不慎之於早又云誰家無幾箇窮親戚豈可自安飽煖聽其飢寒而不顧酌

而周之可也亦不必待其來求於我又云家規不可不整亦不可太繁瑣總要有寬和氣象尤要以身倡行不可徒責備人以上各條其見理之真求道之切持己之嚴待人之厚貽謀之臧均可見矣其論治家約有數十條均可為世法限於篇幅不能備錄邵伯英先生為作傳有云先生志氣清明得於天授一生學力復處處從體驗中來故其立心行事不務高遠而庸言庸行無不悉與古人合洵不虛也

楊凌霄日記遺稿達齋文草怡怡草詩

日記百六十三條多反躬切實語如云吾人改過須如火燒已衣即為揉滅不少遲延若視為可緩仍是見過不真又云人固當加察於言行之著尤宜致謹於念慮之初又云吾人不能進德直為志不立又云朱子謂行道得心為德人只是未行道如

何有心得又云吾人立天地間生聖賢後要思為天地所必不可無之人為聖賢所永賴之人思而得之方不狃於淺近又云空談何補躬行為先又云古聖人千言萬語只欲人完全一箇性善而已又云入此室處則身有歸宿處顧諟明命則心有歸宿處又云工夫全在真積力久又云遭伯母之喪愈覺孝貴及時一過難追也又云禮制之壞每由畏俗人之議而不畏聖人之言嗟乎曾士也徒取悅庸俗而得罪聖人乎亦不思之甚矣又云不自小乃能任道不自大乃能集益又云家庭之間過歸己身是非正不須太明白也又云事由人為舉目即見其過事由己作張口先掩其非衆人類然學者更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其誰又云不言而躬行與渾身是講皆古人體道精專處又云不友于兄弟者勿與交又云年將四旬是德立候也亦無

聞時也吾德立矣乎無聞而已又云自反只是其惡之不勝攻居破屋而遭陰雨無處不是罅漏將何以為存身之地又云吾人當四十以後前輩淪亡責我者無人後進每見吾過而不敢言非閒心見腸自廣聞過之路必致過惡叢生多所敗露善哉衛武公之言曰毋以我老耄而舍我時教誡我又云非向背處做幾年真實工夫恐終無造道之期又云但就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上加勉正不必務為高遠也又云細檢每事過失皆由誠敬不足只事事思誠主敬過失自少讀之可以知為篤實君子矣弟浚閣跋謂兄自壬午訖乙未十四年所記避千條手自剛節存者僅此蓋中年以後工夫益鞭辟近裏趨向闡然一路日記所云甲午科後簡卻日記力以緘默去多書之失恥言過行宜常就此加勉君子之道闡然正恐晦之不深此其意也日記

拾遺百條皆所屬毒欲得之久而未果者沒後弟檢得因為附  
刻然亦極有精澁語如持敬以養心斯百惡悉除又云利欲銷  
鑠格亡其心者必格亡其面與德潤身者相反鑒之又云大丈夫  
參贊天地豈肯作尋常穿衣喫飯人又云有纖毫不似聖賢  
處即為不敬其身虧體辱親罪莫大焉勿謂繩之刻也又云言  
動有錯處旁人若指吾過必以為我不著意我未留心試思不  
著意時意識否未留心時心正否不誠不正是誰之愆過豈小  
哉又云除不盡自私自利之見終與聖賢相遠又云小事亦以  
至誠處之無不妥善又云凡為一事必自忖曰程朱為之乎又  
云名利二字最壞事是一熱字能冷淡一分人品便高一分愈  
冷淡愈好故近名近利皆所不屑之類是也然則已焚棄者必  
多可存今皆不及見矣惜哉遺言數十條弟凌閣所述有云朝

聞道夕死可矣死亦常事但未聞道而死則生為徒生死為虛死矣可乎哉因慨歎不已真一息尚存志不稍懈者訓門人語乃門人勾百貞李來許陳濬張繼先邵慕騫馮翊廷等各記平日所聞於師之語其中多激發語蓋以及門之士得力於學問者尚淺故也然如云學者須常讀程朱之書自不至偏於陸王而陸王之說自一覽而知其非又云學者一言一動總須務實又云不信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是自暴自棄又曰凡非聖賢之言皆必屏而勿視凡非善士之類皆必遠而勿交又曰吾人須立定腳根硬着脊梁方不至仆倒在地又曰吾人存心總須誠實無欺必使可以對己可以對人可以質幽獨可以慍明且極之無時無處不然若稍涉偽妄則吾心之理即閒斷矣又曰不畏聖賢之言而畏俗人之議祇是自暴自棄又云為學須要立志

無志無一事可成為人須要養性失性無一事可觀亦足以見其於斯道見之明行之果而守之固矣至其師弟一堂講授汲汲以道德性命為事以富貴功名之念為可恥宛然吾閩當年氣象誠近今所罕觀已

荆布老人形短集訓子語附

荆布老人高氏張安雅母形短集者氏自題其所作詩稿也原詩百餘首兵火後僅存六十九首已摘錄十數首入麗藻其論詩曰古人有不容已於心者而後詠歌以宣其鬱勃之情如怒之思泣樂之思笑非有意於其間也又謂其子曰余雖喜杜詩未嘗有意學之也而氣味自謂頗近汝有意規摹而氣味終薄性情不似故也讀集中各作證以此言可謂妙於自道矣其詠白牡丹云姚黃魏紫一叢叢皎潔天姿迥不同生長繁華忘富



貴端持淡泊慎初終胭脂枉畫非真迹圭璧難緇想素風底事  
青蓮賦穠豔多應醉眼尚矇矓或開梅花云鐵枝含凍雪玉蘂  
綴疏林靈秀鍾全樹冰霜抱一心蓄來春氣厚歷盡朔光深澗  
底多松柏無芳愧古今殘梅云蕭瑟餘空樹槎枒了未驚繁華  
全意外孤梗負生平瘦損惟安命非時不苟榮豈如凡草木百  
態倩春呈促織云黃昏微月夜啾唧小蟲鳴訴盡三秋怨熱添  
四壁聲西風吹戶急白露滿階平假寐虛窗下誰知此際情柳  
絮云翠裏脫來影好微輕盈皎潔欲何依自憐弱質成飄蕩不  
道風生有是非同葉同根難作主粘泥粘草竟安歸避逃雀啄  
猶為幸敢怨江村日暮飛菊云風霜悽冷最無情何事芳心與  
盡傾即作秋花當應節炎涼不肯易精誠古人云怨而不怒此  
數詩並怨亦無之非深得溫柔敦厚之旨者歟又有五絕數首

詠午雨云夙興見紅日傍午雨不息莫解暮陰晴百年安可測  
春冰云凜凜寒潭冰鐵石堅不下但令春光足未有不可化夏  
竹云猗猗結清陰暑氣不可侵無須論世味只在自筠深秋水  
云秋水意本平迎風浪忽播但恨自無持莫怨風來過冬雪云  
庭前雪已消庭後雪猶全向明易為損處幽何自然尺云一直  
原無枉隨心任度量自然有分寸何必較短長鏡云好醜能瞞  
爾相知久最深奈何終貌執難訴此中心燈云暗室常相對幽  
窗夜夜情自憐衾影地一點最光明詩以言志可謂情見乎辭  
子安雅序言所謂早歲遭家多故幸多託為寄興之辭讀之全  
人惻惻焉有憂讒畏謗之思者洵不誣也其晚年之作如讀書  
云因同兒女伴吟哦讀過殘編手更摩老境纔知書有分新知  
卻省舊時記青燈自對雜窗短白髮行看鸞鏡多豈為老年猶

好學光陰未可竟，虛過老境云。事事求全稱意難，安貧知足有餘歡。旨甘未缺常食飽，輕煖雖無可禦寒。聞共兒孫講書畫，任從子婦備盃盤。老來蔗境真天幸，但愧衰遲日素餐。芒種遇雨下二聯云：春蠶上簇虛堂靜，酒客不來中饋閒。挂起南窗臨竹桂，自磨水墨畫雲山。白梅云：蒼苔殘雪古林屋，淡月輕煙小板橋。寫字云：古刻愛臨憑手顫，細書不作為矐昏。春來楊柳風三徑，秋到梧桐月一圓。自幸云：斷機家法欽孟母，續史國才仰大姑。春日云：風光最好惟三月，人壽曾無滿百年。娛老舊樓幽曠地，適情親過豔陽天。又云：柴門日敞無賓至，佳木叢生有鳥來。早春云：檻外尋梅徒倚立，園中看竹逶迤行。安雅所謂晚年康壽，息暇道味深而心境泰。率多即境見道之言，讀之令人油油然。有知命安貧之思，誠知言也。獨其述懷二律，見麗藻志虛心毅力。

純是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旨矣不可以詩論也訓子語安雅所述雖家常瑣談無非至理如曰道理全在瑣屑俗事上汝於俗事早自厭煩更學何事又曰教小兒讀書先講說於他是教他為人不是教他窮經又曰余自來性氣過剛若不受些磨礱難免不任性使氣數十年戒慎恐懼當時未免委屈過後纔知享受汝自來未受過艱苦所以心於氣浮又曰汝才思穎悟我所不及至於真實用功不為物誘所奪恐汝終身學我不到又曰學問實際全在飲食言語應事接物上從此用功乃為知行並進又曰我遇事先思其難汝遇事先思其易凡事惟慎之於始者能無悔於終戒之哉又曰充而能實然後為美汝知足以充而行不能實所知也又曰詞章之華美而不中於道者皆紫色鄭聲又曰汝一向論主靜窮理都說得有病主靜窮理俱在行

上見若空空的主靜窮理豈是儒者之道又曰致知格物皆是躬行知行本一事問安雅曰立志必先有恥汝所恥者何事對曰兒深以機變之巧穿窬之心為恥曰甚好然何不以見善不遷知過不改明知故犯為恥耶機變之巧穿窬之心欺人也見善不遷知過不改自欺也其為欺一也語語平實精確非躬行有得者能言之乎至其闢異端曰諸儒論心性道理越是微妙二氏越能竊取惟論語小學二氏不容藉口又曰佛老只是一大慾學佛老是求所大欲初學時已坐下邪胎更說甚清虛學佛老何故非為怕煩擾辭憂患享快活耶夫自無處之之法而閉門塞竇入山出家以逃之其技亦良苦哉還是儒者空廓灑脫素位順天行所無事其見理之真為老儒所不逮疾篤謂家人曰自古有生即有死人之常事既知無能為力則當順天隨

化吾年近八十不為不壽得全歸於亂世可謂考終子孫滿前棺衾粗具可以無憾若猶冀旦夕之延牽挂不了豈非貪生縱慾不受命於天耶又曰今世庶人之妻旌幃銘誌皆用應贈待贈孺人等字余平日最恥之我死後汝切不可從俗用此等字樣孔子以由為臣為行詐曾子以元不易簣為姑息夫非所應有而加之在加者為誣在受者為僭是以不義事親也又曰古無風水之說禮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義也後世不明於理誤信術士言惑於禍福專講山向而三代之幽之禮廢矣其甚者藉親之骨冀要福於子孫不仁不孝之大者是以學貴明理而不惑也割席不正孔子不食不坐余平生最惡夫不正者汝父墓田背東南面西北我死後汝不必拘合葬之說村西平疇如掌擇其中正平蕩之處厝柩於此以遂我志

以安我身非孝而何又曰古之喪祭為享親也今之喪祭為宴  
祭也喪事酒肉宴客非禮之甚者習俗已舊非議禮制度之聖  
人烏能革此淫俗哉卓識至論可以警世砥俗而得之婦德難  
已

葉靜可隨意錄

葉氏詩所見欽本三數十首丰韻韶秀而氣味則單薄矣

丁蘊卿詩集

丁女詩所得甚淺多外面規仿之詞獨其養母以終不肯事人  
其志可嘉耳

龍廷霖學古齋文集二卷

附

文五十二首內則食品及八珍說云內則食品其所謂飯饍醢  
炙飲羞酒和各有品物各辨名分各隨時令註家且引周禮羞

用百有二十品為證說得津津有味至蝸蚘爵鷄蜩范鱉狸諸物刺刺枚舉吾反覆審玩而知其非君子之用心也考之古今經史問何代帝王有如此求備物者且周公當日輔相成王思兼待旦制禮作樂緯地經天是何等憂思何等區畫何等勞瘁那有心籌及米鹽細故食品佐料祇此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二語啟人主饕餮之心傷天地生物之和周公非輝庖翟閻之子非割烹要湯之人決不為此以導成王况乎乃祖乃考稼穡艱辛之餘今嗣王玉厯初膺即引之蹈玉杯象箸之轍來熊掌豹胎之譏恐周公之智不當在箕子下也且與幽風七月之戒尚書無逸之警何其刺謬不相似耶至於八珍之數其三四炮豚炮牂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嗟呼祇



此三日三夜毋絕火一言苟非煉丹燒藥九轉後成何至歷時刻如是之久始堪下箸哉充此一言為叔世飲食之人鑿開多火門徑殺盡無限生靈造出莫大罪孽寔假至於秦政楊廣唐元宗立進食之官一飯之下傾中人數家之產近世衙署中貪官污吏師爺幕賓下至娼優隸卒暨世家公子其宰割炮炙之法更有令人不堪言不忍見者豈但隨園食單一書猶借口於此以自道其罪哉此禮記一書但可以記名而不必稱經也歟讀昏義云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試問其所謂古者是以何時為古三古之宮闈皆無是事彼乃高唱古者以明其立言之有據而不知適足以貽天下後世之害此乃劉歆點竄經文以媚新莽不獨周禮為可疑之書也夫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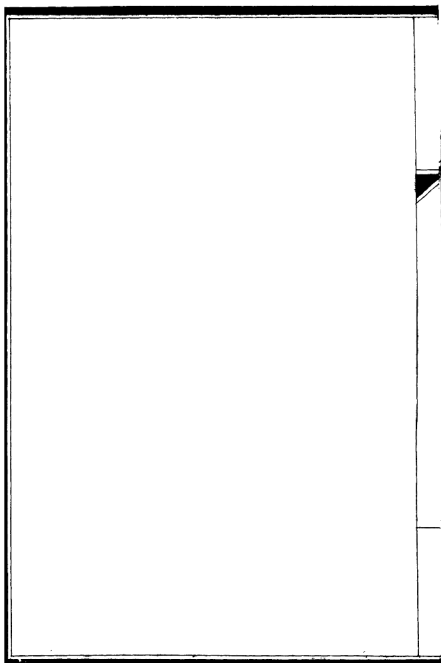
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不可以配至尊未聞數取其多位求其倍而能歌關雎詠樛木人人皆文王之德也禮有之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君在阼夫人在房君理陽教后理陰教言其德之相稱也大都耦國並后匹嫡言其位之不可干也夫孔子作春秋不能使後世無亂賊君子著閭範不能使天下無淫佚今乃欲并去春秋之書而大修淫佚之階猶曰此禮經也是遵何說哉且男子好色之心五十不衰婦人之容四十改前苟非有聖人之德閨閻之化鮮克有終觀於三代之興世有女德三代之衰世有女禍其忽興忽衰之故果女德為之乎抑主德為之乎然則有心世道者固不待觀乎漢唐之流弊為何如而白華綠衣之詠驪山烽火之謠已昭昭示我矣既不能法言砥柱以遏其流而乃大書特書以揚其沸其罪可勝誅哉抑更有說彼

所謂立六宮立三夫人立九嬪果立於何時古者有開創之天子有繼世之天子斷未有身未婚而已能開創者亦未有繼世之天子皆未婚而繼立者然則大婚者醮之於廟臨之以祖宗重之以父母未聞天子當踐阼以後遂可由我廢置而謂天子之修身齊家不與庶人同也周公孔子之世安有此妖妄不經之言哉此二篇均駁古經之謬發先儒所未發下篇說尚未暢近日夏滌菴先生亦有此論而發揮更透學者取而參閱古書之失瞭然矣史論如楊雄考謂史稱雄為人恬於勢利好古樂道劇秦美新乃劉歆劉棻等私造頌揚之文嫁名於當世所共推之文人以厭衆心又點竄法言末章以竇之論郭子儀通身是一誠字鄭侯是一退字論方正學可謂文臣可謂節義之士不可謂為大臣為社稷之臣論明季諸賢純乎氣質用事未本

之於義理均有識惟論綱目不書關公秉燭達旦之事為闕漏  
案此事本不見正史未可以訾朱子富公生祠序張貞女論有  
資文獻惟經忠義家記謂舊志不足信而引漢史光武徇河北  
俄王郎起州郡響應光武星夜南馳及頓南莽兵匝焉及光武  
定天下行褒封之典故名忠義家云稽之後漢書與所言殊不  
合不知廷霖所據泥人泥馬作聲辨謂康熙年間項邑令顧某  
南人善風鑑自莅任來專以壞人風脈為心案顧某即顧公芳  
宗本循吏去任後項人為立生祠其感戴如此所言疑未足深  
信龔鼠說友梅說松間草鞋記諸作皆有用意非漫然下筆者  
費畊亭太守序其文曰議論縱橫出入經史筆力奇奧尤能擷  
諸子之精華其於古人中吾未知當何如位置而要其功力之  
勤才思之富可謂不懈而及於古者矣廷霖本太康人流寓項

城今其後裔已入項籍又此書刊本世所罕見故附論之  
龍之章蠡子醫四卷

之章廷霖季子世以古學名弱冠饒於庠才雋學博落落有大志竟以明經終中年習堪輿兼及醫學窮深探微嗜古能化晚年喪子諸孫幼小家業衰微恐貽謀不善一世失業資養何賴因即平日歷試有驗者作為歌括以教諸孫故名曰蠡子醫其論運氣脈理病源用藥妙有獨得為古今人所未道至用巴豆馬前白朮各毒藥似為蹈險而確有奇效其言之顯雖婦孺可解其技之神雖古人罕儷學者讀此可為先路之導深求而精研之則登堂入室不難矣夫醫林各書互有短長是此非彼辨駁愈多精擇愈難握要探源只爭一著之章此編殆所謂詳說而約取者歟



項城縣志卷十二

麗藻志一

詔諭

魏明帝入賈逵祠詔 青龍口年

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  
不長遠存有忠勛歿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魯天下以

勅將來

三國魏志  
賈逵傳

魏高貴鄉公修賈逵祠詔 甘露二年

遠歿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  
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  
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魏志賈  
逵傳注

三國

明武宗諭祭戶部右侍郎張遇文

制曰惟爾器質弘偉才識銳通早擢賢科出官花縣晉司風紀累陟外臺載長藩邦遂遷京兆敷歷中外所至有聲進貳工曹尋改戶侍京儲督理茂著勤勞委用方隆遽求休致優游梓里亦既有年訃報忽聞良為痛悼爰賜祭葬庸示恤恩爾靈有知庶克歆服

明穆宗諭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志德文

制曰惟爾性資謹飭才識通明奮起甲科出司州牧宣勞畿甸惠政滋多擢秩郎曹簡知大都轉理鹽課晉參大藩方伯載遷卿寺兩任持身安靜律已清廉都憲超升撫綏是寄方隆委用何遽淪亡訃音來聞良切悼惜追惟往勳庸示卹恩爰命所司為營兆域遣官諭祭以慰爾靈凡原有知尚其歆服

以上舊志

同治二年七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老成正直強毅有為由部曹著聲臺  
諫出厯戎行蒙 皇考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疊擢京卿簡

任漕運總督畀以 欽差大臣重任自逆擒縱橫皖豫數年統

軍淮甸擒滅張隆等巨股疊次克復鳳陽府縣各城勤勞懋著備

厯艱難前在臨淮軍營積勞致疾屢經奏請開缺准其回籍適值

苗練復叛以該漕督矢志滅賊本籍陳州毘連淮潁復經 諭

令在籍督辦兵圍兼施堵剿猶籌餉籌兵悉心捍禦前據奏稱沈

疴未愈又復疽發於背方冀調理就痊堪資倚任茲據張之萬奏

該漕督於防所遽爾溘逝念其力疾籌防歿於王事披覽遺摺悼

惜殊深袁甲三著照漕運總督軍營病故例從優 賜卹厯任

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長子前詹事

府右庶子袁保恆著俟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即補次子舉

人袁保齡著賞給內閣中書用示篤念蓋臣之至意欽此

同治二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前經張之萬奏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在陳州防所積勞病故當經降旨照漕運總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賜卹茲據

官文奏稱袁甲三服官中外二十餘年平日剛正不阿體用兼備慮事精詳馭軍嚴整從前督師淮皖士卒用命屢戰皆捷連克全椒六合天長定遠等縣城使江淮得以粗定數年來楚師規復安慶廬州專意南征淮揚民獲安堵實賴袁甲三一軍屏蔽之力居多本年三四月間苗逆背叛奉旨籌辦團防袁甲三與疾指揮倡捐濟餉力維大局請將該故員事蹟宣付史館並建立專祠等語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居官行政諸事實著宣付史館並准在陳州地方建立專祠該部知道欽此

諭祭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文

朕惟師中叶吉明紀律於元戎閩外宣威念勳庸於宿將敬歷湖  
賢勞之著明禮昭禮數之優爰考彝章聿頒祀典爾原任漕運總  
督袁甲三名登科第職歷儀曹始給札於樞垣旋晉階於柏府膺  
蓋臣之鶚薦勦擒豫南率圍勇以鷹揚襄戎皖北攝分巡於鳳頰  
賞更懋以卿銜擢副長於烏臺勞爰酬夫戰績偶以陳書而  
窒議即叨宥過而承恩職司十二天閑身統三千勁旅籌勦  
防而親矢石總漕運而擁麾旌我皇考求治方殷論功  
賜服肆冲人膺圖伊始予假養疴乃因戎幄積勞遂壘將星遽隕  
宜備飾終之典用申御祭之文於戲百戰云殂毅魄壯戎行之氣  
九原不返壯猷乘策府之光爾靈有知尚其祇受  
御製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碑文

朕惟丹忱報國蓋臣懷敵愾之心青石銘勳楓陛重卹忠之典湖  
茲英績壽以貞珉爾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筮任容臺襄猷樞府  
入諫垣而司直躬繡風清列薦牘而談兵邊旗霞簇佐戎英霍勵  
士卒以登陣練勇頽廬衛人民而安堵用嘉石績兼攝監司洊躋  
棘寺之班晉副柏臺之長雖宦途之中阻旋戰績之上聞 恩  
荷丹綸授崇階於太僕榮邀翠羽簡重任於元戎督漕運者四年  
專剿防者三省抱疴梓里方期再飭戎行掩景榆輝竟致齋懷泉  
路聽鼓輦而思將帥追念成勞書竹帛以貽子孫聿加美諡賜名  
端敏飾籠幽冥於戲大樹飄零爰誌朝章於兩字豐碑巍煥長留  
祠祀於千秋用勒螭文式昭駿烈

光緒四年四月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由翰林薦擢卿貳前在江蘇安徽等省

隨勦擒匪疊著戰功嗣復在陝西辦理轉運事宜俱臻妥協此次  
派往河南幫辦賑務尤能任怨任勞悉心經畫遽聞溘逝軫惜殊  
深哀保恆著加恩照侍郎例從優 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  
開復應得 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袁世勳著服闋後由  
吏部帶領引見欽此

光緒四年九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涂宗瀛奏已故部臣請建專祠並將功績宣付史館暨請附  
祀伊父專祠各摺片已故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於咸豐年間隨同  
伊父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轉戰江南安徽等省澆瘠勞動嗣辦  
理西征糧臺籌畫餉需不遺餘力上年幫辦河南賑務盡心區畫  
尤屬有功桑梓著照所請准其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地方官春  
秋致祭並准其附祀陳州府伊父袁甲三專祠該故員功績著宣

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董欽此

諭祭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文

朕惟周禮重行人之選調彼凶荒雅詩稱從事之賢傷其盡瘁况際此需材之會尤惜茲任事之臣爾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曠智肫仁瓌材闕器羽儀華國綺齡登瀛海之班弓冶承家雅志殄淮濟之醜惟有文必有武何敵不摧資事父以事君有功不伐錫霸都之勇爵超坊局之華資一持分校之術屢負從軍之羽調和諸將掃河朔之風塵饋餉三秦龜西陲之詛諫度支入佐薄算緡言利之為刑憲分司無鉗網深文之習比以中原告設宮寢殷憂持武康之節而還鄉發洛口之倉以安衆肩勞不避府怒不辭北斗南箕久皆軸空之病庾糧發水幾窮佩藥之呼王尊沈馬以誓神願將身代蘇軾起龍而致雨卒與天通幸哉兩河之更生已矣

九京之不作以爾官亞九列而立朝未滿五年以爾氣雄萬夫而賦命不登中壽未殫厥用深惻於懷於戲罄方社之犧牲竟丁耗數聽澤中之鴻雁永念勳勞茂此飾終庶歆昭奠

御製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碑文

朕惟馳驅奔走蓋臣表許國之心壹惠尊名惇史垂旌賢之典哀榮允備芳烈難渝爾原任刑部左侍郎袁保恆世篤忠貞兼資文武自起家於詞翰早抗志於澄清吳澄不習駢文恥為俗學曹瑋深明將畧綽有門風凡承歡子舍之年皆戰力戎旂之日迴翔芸館薦貳棘卿三參軍謀兩筦綱運戰河南戰河北盡消萑寇之狂波自陝東自陝西廣闢蕭侯之甬道元和簿上贊儉德而圖豐城旦書中輔祥刑以弼教職方曹局而有通籌國計之心身處朝廊而有經畧四方之志會鄭圖之上奏命汲節以巡行艱難告辰糴

之哀慷慨作酉漿之乞行糜哺粥信既竭於心思索鬼責神甘自捐其頂踵乃三農慰望靈雨方零而六沴為災使星遽殞總計一生征役功名多在於兵間洵乎晚節勤勞老死不終於牖下儒臣罕覩士庶盡傷惟文者足以經時惟誠者勇於報國錫茲美謚數本朝止有三人溯彼舊勳俾兩世同光列傳於戲風淒大樹留江淮草木之威名月照豐碑還河嶽英靈之間氣誕敷成績永揭鴻辭

諭祭一品夫人劉氏文

維光緒二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丁亥朔越十有二日 皇帝遣河南巡撫張人駿派按察使鍾培 諭祭於太子少保參預政務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凱之母劉氏之靈曰朕維良臣效績宣猷每受成於義訓賢母詒謀式穀宜垂裕於後昆爰



頒奠醑之儀用示

褒榮之典既彰闡德亦勵臣忠爾太子少

保參預政務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凱之母劉氏秉性柔嘉持身淑慎夙嫻禮法昭懿行於閭闈早著勤儉播賢聲於宗族篤生令子蔚為重臣昔當海岱之衝得致庭闈之奉值四郊之多壘作一柱於中流方倚福星忽淪愛日當以人民之攀戀正逢國步之艱難屢騰終制之書未遂陳情之請茲以芳師永奠諏日有期章奏再陳情詞彌切仰蒙 慈旨俯念孝思謂 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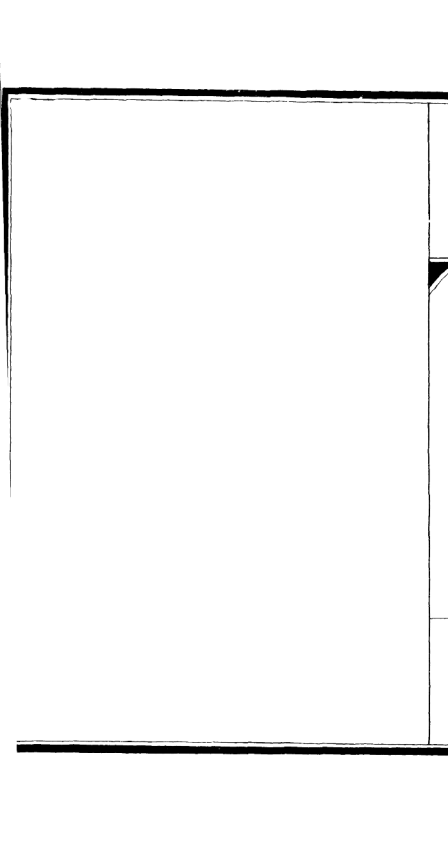
廷獎重功能必推原其自出臣子誼兼家國宜少慰其私忱特加極品之崇封更予累旬之急假俾終大事更沛 殊恩特

勅有司專行

諭祭信

褒榮之備至惟忠孝之兼全體人

子之至情昭 國家之異數嗚呼儿筵肆列已莫酬建養之心泉壤流馨庶不負教忠之志靈其不昧尚克敬承



項城縣志卷十三

麗藻志二

奏疏

駁韓卓議

漢應劭邑人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虓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  
 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侯  
 鄒靖上言烏桓兵家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  
 卓議以為烏桓兵家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  
 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  
 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  
 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

鮮卑陷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  
 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  
 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  
 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二

二

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愆戾作亂制御少緩則陸掠殘害刳居人鈔商旅斲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練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

駁陳忠議

應劭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劾後追駁之據正典刑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

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思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

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  
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  
其可追

上漢儀奏

應劭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  
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  
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  
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  
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  
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  
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  
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虛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特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幾之餘暇游意省覽

焉以上後漢書本傳

上元帝陳便宜疏

晉應詹邑人

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迨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

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率土知方矣

上明帝疏

應詹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澆以存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宏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



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

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  
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  
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  
肅起羣望

以上晉  
書本傳

修明堂辟雍議

北魏

袁

翻 邑人

謹按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  
遠引經傳旁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字耳蓋唐  
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  
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按周  
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純繆是知明堂五  
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  
政班特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

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採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炳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求其此制猶竊有惜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願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

隆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  
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  
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  
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  
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  
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  
既乘乾統歷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  
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故篇之浮說徒損經  
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  
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  
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心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煥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

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遠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型

### 選邊戍議

袁 翻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值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郵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

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糶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

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特衰賡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識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讖議攸息矣

上魏明帝表

袁 詵

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強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以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

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瀆高車蠕  
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  
避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  
能終雪其恥復推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嗣此  
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  
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  
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尅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  
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絲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  
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  
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履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  
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



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得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惟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西顧之憂匪但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

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通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充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陸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

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

以上魏書本傳

陳洪黑茅包泥水道利害情形摺

乾隆

國朝河南巡撫

雅爾圖

豫省上年雨水過大河道溝渠淤淺之處水不循軌盈溢四出淹及民舍田禾蒙我皇上軫念特命前撫臣尹會一等悉心熟

籌務使疏濬深通毋令少有阻滯當經尹會一概委河道胡紹芬親勘全局並令府州縣估報興修嗣據報修太多經費不足臣復飭升任布政司朱定元等分別緩急具詳除急應挑濬之省城積水及乾河涯賈魯河已經次第辦理外惟上蔡縣境內有洪河一道自西北斜向東南經汝陽縣境入淮兩岸皆有土隄洪河之東八里許有河一道自北而南上游名為黑河黑河出確山縣之秀山下游名為茅河亦由上蔡縣歷汝陽境仍匯洪河入淮兩岸皆

無土隄洪河內有塌橋一座塌橋之北洪河東岸有豁口一處係洩洪河漲水之分流名曰蔡河直向東注穿過黑茅二河交接之處形如十字東行三十餘里至包河橋入項城汝陽二縣境內橋之東名曰泥河即蔡河之下流迤邐而東經汝項二縣地天牙交錯行四十里至石橋東由興隆口入沈邱境之小沙河以達於淮蔡河兩岸皆有土隄泥河兩岸皆無土隄洪河之水發源於舞陽縣筆尖山歷郟城西華入上蔡境每當洪河水發挾諸山之水奔騰而來塌橋以上河猶循軌而行至塌橋以東由橋北之豁口溢入蔡河至十字河口茅河淤塞不能宣洩遂帶黑河之水一併東流入項汝境之泥河蔡泥二河本係淺窄溝渠不能消納汪洋之水而洪河之豁口寬深分入蔡河之水過多每遇洪河漲水稍大蔡河之下流既泛濫四出淹沒項汝兩邑之廬舍田禾延及下流

沈邱亦時被其災十年之中幸免者僅一二年項汝之民賠糧乏食亦有年所困頓之狀實堪憐憫前經糧鹽道胡紹芬率同該府縣親勘洪河豁口內之蔡河頭自底至隄頂高九尺遂議於豁口內建竹絡石壩一座高四尺五寸稍節洪河入蔡之水將茅河一律疏濬底寬一丈面寬一丈五尺深六尺以分消蔡黑二河之水勢將十字河以東之蔡河泥河俱挑濬至底寬一丈面寬一丈五尺深六尺至石橋東而止其蔡河內挖起之土即以幫兩岸上隄茅泥二河挖起之土即在兩岸築成土堰束水循流嗣據各縣確估造冊由府轉報上蔡縣應挑蔡茅二河共長七千七百丈地勢高於項水不停流向非受困之鄉應動民力挑濬項城縣應挑泥河工長四千九百六十八丈汝陽縣應挑泥河工長三千五百二十丈連上蔡竹絡石壩工估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四分竹

絡亂石必須用銀運買項汝之民雖今年收成豐稔而積年賠困元氣未復不便重勞其力似應動項興修以上之縣工程俱係急需濬築不容再緩至前估汝濬潁等河用銀至二十六萬之多經費不支且行停止仍令地方官於豐收之年率民修築倘有紳衿富戶捐修詳請議敘以示鼓勵

勅定郡王載銓工部侍郎書元疏

成豐元年

袁甲三 邑人

竊維罔上行私臣子之大罪整綱飭紀朝廷之大權我國家列聖相承 乾綱獨攬雖親貴不得干預法至善令至嚴也嘉慶

年間因大學士和坤專擅營私降 旨查辦立置重典並

申諭臣僚責以和坤聲勢薰灼之際大小臣工若能早為參奏何至肆意妄行釀成巨案 聖訓煌煌至再至三誠以權臣誤

國其患不可勝言其端必須預杜也

皇上英明沈毅事事親

裁而定郡王載銓竟敢賣弄權勢擅作威福其不法款迹有歷歷可數者如各衙門設立堂官數人原期和衷共濟乃載銓所管各處均繫一人作主從不准他人多言上年步軍統領衙門出有主事一缺例應以一等人員題陞載銓越過一等而以二等題陞彼時瑞常因以吏部侍郎兼管左翼總兵回明載銓謂舍一等而用二等顯違定例行查吏部恐難覈准載銓絕然大怒謂一等我可奏撤你候信罷越日即將筆帖式德清之一等奏請撤銷仍用二等人員瑞常亦不得不隨同畫稿夫屬吏之賢否原在堂官之考覈使德清不宜一等則平日早應參撤何以既見升缺並因瑞常一言始行參奏其違例專擅任性妄為已屬無可解免且相距數日瑞常之總兵亦奉旨開缺在皇上知人善任斷不為載銓所蒙而適逢其會衆論譁然均謂載銓可操進退之

權與之共事者更不敢稍贊一詞矣又刑部審擬屯酒一案經承  
審司員訊出詐贓情節載銓在隨扈差次向恆春私囑謂書元曾  
經託我何不將承審官改派恆春當即含混答應未經改派旋於  
回鑿後將現訊情形並行查各衙門案據鈔寫節畧親赴載銓私  
宅同銜名帖子一併逞遞求見經載銓門丁告以書元現在坐中  
恆春即將案情節畧撤下但以銜名求見旋經傳見於別室將酒  
案詳細回明載銓諭以如書元有錯以後將他調開此案必須兩  
邊都下得去莫令將來又教我費心等語此恆春親告承審司員  
吳廷棟歷歷如繪而書元亦以伊方在坐恆春亦來之語告之堂  
司各官者也夫內廷王公不准與朝臣往來交接

列聖以

來歷奉

嚴旨上年又經我

皇上降旨申諭剴切詳明杜

漸防微具有深意恆春書元潛赴私邸聽受指使固屬咎有應得



然非載銓之聲威嚇人該尚書侍郎等亦何至違例自卑甘冒不韙也且觀載銓諭恆春之語似皇上用人行政無一不待其參酌其竊權為何如耶又載銓奉派查辦刑部堂官擬補主事意見不合一案其案內書元以候補主事桂豐擬補自謂業經奏明一層並稱桂豐代伊看實錄應行拔擢一層均繫案中緊要關鍵蓋以一人之私見遽行入告本屬謬妄且入告之後何不知會各堂直至同堂辨論特始以業經面奏一語藉圖壓服其狡詐已可概見况未見明文其曾否面奏尚未可知即果行入奏而聖意若何亦未共覩此論一開必有詐傳詔旨者至以公廷之爵酬私室之情思賞自操更屬有乖紀綱何載銓於此等重情檢為隱瞞但稱書元擬補之人資格較淺不免偏執已見是於彰明較著之罪尚敢任意偏袒欺君罔上更復何所忌憚耶又步

軍統領衙門具奏控案摺子向來體例均繫據供實敘虛實不下斷語以該衙門但准收呈例不審辦其所訊供詞原不足憑乃上年具奏舉人吳臺章控告胞兄禮部主事吳臺朗謀姦伊妻一案竟以荒謬支離之詞斷為厯厯如繪在載銓之意必以為事涉曖昧不可以聳動 聖聽交部審辦為快不知果有此事是 國

家興賢育才二百餘年竟有此衣冠禽獸貽笑萬世之事 國體士氣淪夷殆盡非僅吳姓一家之變也且向來問刑衙門遇有父子母子涉訟者總以父母之言為憑其子不准置辯此案吳臺章之母業已呈送瘋迷懇請訓斥乃不以其母之言為憑而以其子之言為據且其子之供另行鈔錄全呈 御覽而其母呈詞但於摺內摘取數語含糊入奏綱常倒置從來無此辦法京師為首善之地世道人心關繫匪輕載銓向以才能自命其誤於不識大

體耶抑故為任意顛倒藉示威權耶又本年四月西華門居民張三呈報寅夜疊被盜劫一案經北城飭訪拏獲正犯何五等九人並有業經就獲旋被同夥拒捕帶銷逃跑之白五一犯及該犯等供出結盟為首之藍翎長李四一名均尚未到案正在查訊奏辦聞載銓聞知恐皇城重地訊出盜劫情事則步軍統領獲咎甚重當即咨行北城令將全案解送步軍統領衙門審訊該犯等一聞此信供遂游移迨經該衙門延擱三十餘日載銓不知如何授意原供全翻咨交刑部審辦案內未獲各犯亦未飭拏一人查該處密通宸居即果如載銓所訊該犯等並非盜劫而寅夜聚眾勒藉銀錢已屬大干法紀且現獲各犯多繫內務府官人外間傳聞並有牽涉職官太監之處何以載銓並不具奏僅以咨交了事耶且案犯既在北城即事主曾經報過別衙門向來章程亦繫各拏

各辦乃以意存回護惟恐他人追究勒令歸我審訊是遵何例耶况咨交刑部文內並不將北城拏犯訊供等情詳細聲敘又不將北城原卷一併咨送其為故意消弭更屬顯然尤可異者北城初訊之供固不必盡屬可憑而載銓例不定案其所訊亦未必字字皆確何遽於咨交刑部文內已斷定事主捏報耶臣聞步軍統領咨交之案刑部往往比附原咨不無遷就非堂司各官意存阿附人人懷勢利之見也特以載銓之侈汰人所共知同為國家任事之人若不稍為將順必至事事齟齬亦於政體有礙載銓窺破此機此次咨文內直下斷語又將示刑部以意也應請降

飭查

諭令刑部虛衷詳鞠改咨為奏以成信讞至載銓身任

旨

步軍統領詰奸除暴是其專責乃以武斷濟其規避輦轂之下國法安在耶又載銓廣收門生滿漢臣僚多有拜為老師者是以

外間傳聞有孔門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人之稱事多株連未便概行指彈至滿漢大臣本不准為諸王請安雙膝長跪例禁綦嚴列聖申諭均令見者參奏並令諸王自行參奏乃書元於朝會之地每見載銓必疾趨請安人以為本繫屬吏向荷恩施習為固然無足深怪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與載銓為換帖兄弟本年二月於隨扈差次行宮門口趨見載銓雙膝請安萬目駭然而載銓晏然受之喜形於色其氣燄之薰人更可想見矣夫載銓以親而兼貴宜如何謹慎小心恪矢靖共乃在宣宗年間尚知顧忌近日倚勢弄權陰伺皇上之喜怒而因以變亂天下之是非若不及早查辦恐將來操縱之閒所傷愈多且王公者百僚之表率似此權勢所趨恬不為怪紛紛效尤將恐有政出多門之虞並恐無氣節者既以阿附而來有氣節者必以

抵牾而去小人日多君子日少 國事尚堪問耶或謂載銓繫近

支宗室天演貴胄誼重親親不知 國事所關不能因一人而廢

天下之法亦不能因一人而失天下之望親郡王之獲咎 列

聖以來歷經辦有成案况 雷霆示威正欲保其晚節儻此後

改過自新亦尚可常承 恩眷大造之生成無成心自有妙用

也應請 皇上英明內斷或 簡派大臣查詢或 飭令

該王明白回奏有無捏飾仍聽查辦如何懲處恭候 聖裁

陳夷務情形並請督師入衛疏 成豐十年 袁甲三

中國之馭外夷必威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夷人向以貿易

為國惟利是視聞從前道光年間由廣東竄擾江浙繫向各商船

稱貸而來迨就撫後所得僅敷還債各商無可再藉是以十餘年

來未敢再犯中國此次連檣北竄仍繫各國湊集希獲重利既已

節近霜降西北風漸勁該夷去國萬里豈能日久逗遛况各國烏合勝則相爭敗則一閱而散 皇上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告捷萬無意外之虞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殷敵愾者頗不乏人如天津之張錦雯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賊曾著戰功此特若明降 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

給賞外仍加廣學額豁免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從前廣東義民為喫夷所懼信而有徵况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臣所

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一見 恩旨

當益感奮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勦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也僧格林沁為 朝廷動威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博採輿論均以為樸誠勇敢能與 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前次

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乾綱獨斷宜

專任僧格林沁一人令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事無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讐恨臣博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瓊之謀不用於澶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撓於羣議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

皇上勿為不戰所誤

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蕩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千思萬慮斯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聞根本重地如此危急寢食俱廢儻蒙俯採芻言臣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其事如有貽誤願職其咎以期殫竭血忱稍資補救

覆陳夷務情形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龍舢板拖罾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疊著戰功果能統帶得人妥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中國無水師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酋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隻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繫內地民人尚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旋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不能服我節制此時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師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

其禍更烈即令杜其勾結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况夷平素習教本年六月即有墨利加國藉喫夷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髮逆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等所習相同前次既赴金陵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僅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恐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即去體察情形熟思審慮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衷竊以為必不可行惟求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為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可藉其力其有利於我者該夷亦斷不肯為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為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與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遞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

安知非俄夷之唆使也且俄夷向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為熟悉聞  
本年在天津議事者即繫前數年駐俄館之人人都人尚能認識之  
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  
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塞梗一函  
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驛站稍有洩漏所關匪輕至交商  
買米藉用俄咪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  
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  
殷臣於海道運務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運確有把握之處曾  
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

諫遷都避寇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自九月以後外間傳聞因逆夷不靖我  
皇上欲遷都以避其  
鋒或以為山西或以為陝西臣以為未見明文必無其事乃近日

陝西之說傳播愈廣浮議愈多人心愈加搖動其事之有無臣未敢臆斷萬一果有此議是必徂於苟安者以因循積弱之謀搖惑聖聽而誤天下之大計也查燕京建自明代我朝定鼎因之以其據形勝之地可以控制中外開國之初幾經審度而後定議也今若以一時事變遽議遷移無論

宗廟

社稷斷不

可棄而不顧即城郭宮室經二百餘年締造艱難

列聖在

天之靈必有愀然難安者此千古公議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

無待臣之嘵嘵也即以利害計之帑項如此空虛民生如此彫敝置鞏固金湯而別圖營繕國家安得有此力也若謂長安去海濱較遠可以暫息兵力殊不知我能往寇亦能往一旦示弱勢將不可復振若謂長安暫時無事可以從容布置殊不知漢中毘連川省逼近賊氛且距新疆不遠路路可通亦非安枕之地况建都

之初一切興築必非旦夕所可竣事萬一新都未成而敵人乘之  
又將何以禦之耶且既議遷都則燕京勢不能不議置留守

翠華一去羣情益靡以 皇上天威尚不能震懾醜類而謂留

守者必能極力支拄此亦事之未敢遽信者也况東三省為我  
朝發祥之地土厚而人強即以為京師屏蔽現在俄夷眈眈虎視  
日思侵我疆土所恃京師與東三省相犄角得以聯絡聲援僅

聖駕輕移人心渙散俄夷乘閒而來必將望風退避帶甲百萬鐵

騎千羣非復 國家有也不但此也內地軍興日久百姓習於戰

鬪地方官撫馭無方或以股劑而驅為盜賊或以抑勒而逼成強

梗處處有不逞之徒時時有竊發之慮所以不敢遽起者懾於

朝廷之威令不知根本之虛實也若 鑾輿一動遠近聞之必

將謂區區海寇遂致不能復制徧地伏莽將並起跋扈之心而妄

生割據之想天下尚堪問乎說者謂陝西為漢唐舊都何獨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不知漢唐幅員不及我朝之闊今若帝畿偏於一隅無論東北東南邊疆難於控馭即近如兩江兩湖一為長江所隔亦恐有分據之虞且自古天子所居糧儲為先漢唐之都陝西河渭通漕當時歷數世之經營費帑何止數千萬今則轉輸無路興修無力其坐困可立待也至禦敵之道不外戰守兩端而守之易什倍於戰今天下城池之堅固未有過於燕京者其易守亦未有過於燕京者每見一郡一邑但能堅力固守賊未有破城者城不破則賊計自窮此臣近年目擊情形即小以見大而謂守之必有把握也再臣歷觀往代凡遷都以後未有不日就衰廢者蓋根本一搖則全局立變史冊具在殷鑒非遙不可不熟思審處也斯時計惟有

乾綱獨斷堅定不移並及早

回鑒以

繫天下之望而安中外之心如有敢以遷都之議進者即治以誤國之罪以杜浮言而堅衆志至臣工相率因循原難驟挽頽風然志者氣之帥志堅則氣自壯 皇上總持於上深固不搖斯羣情惕厲於下艱危不避矣

上封事

歲豐十年

袁甲三

自逆夷竄逼京師各路人心惶惶訛言四起而江南為尤甚緣賊氛四逼本不免於搖動而好事者又從而煽惑之非宣布 皇

上德威極力鎮撫難保無意外之變也勝保前次奏調張得勝帶勇苗沛霖帶練本屬倉皇失計未暇深思加以行文各路內稱方今 天子蒙塵百官失職於裂冠毀冕之時為被髮纓冠之救並云勢若倒懸無奈作秦庭之哭又云京營禁旅蒙古蕃騎非初歷戎行即素性懦怯等語遠近傳聞均以為 國事不可為京兵

不可恃羣情洶洶幾有莫知所為之勢尤可異者皖省之最難駕馭者苗沛霖及李世忠兩營其性情本非馴良所部人衆亦復良莠難齊官兵強則惟命是聽可以資為羽翼官軍弱則各行其志未必就我範圍李世忠前有沿淮紮營清理河道之請苗沛霖又有自籌練糧沿淮設卡之請臣與翁同書不知兩人何以忽有此舉旋聞勝保將逆夷犯 闕各路召援及伊 簡授欽差大臣諭旨兩次行知李世忠該提督受 恩深重不敢復變而頗有

回籍自謀之意至苗沛霖每接勝保自京來函輒集衆人而宣揚之語多不馴無足深怪本月初間復接勝保京信內稱夷人難退仍踞天津近京各州縣土匪搶劫民情變動必得安帖乃可迎駕回京等語苗沛霖以勝保之言為可信恐將以臣為不可信而此後之牢籠更難矣臣查皖省為北路藩籬皖省亂則北路可危



今勝保以都中近事與毫無干涉之人疊次告知若謂故意煽惑  
樂觀其變當不至昧良若此或欲以權位之重 寵眷之隆誇  
耀於若輩耳此特臣欲致函勸阻必不能聽 皇上明斥其非  
又恐逞其矯辯轉於公事有礙應如何禁止免致搖動人心之處  
伏候 聖明裁奪

恭請

聖駕回鑾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灤陽昆連蒙古該部落諸王各據一方我 朝定鼎後聯之以姻  
戚優之以官爵厚之以賞賚後定秋獮之典每年 巡幸一次  
行圍講武俾瞻 天顏而覩兵制於親睦之中寓鎮撫之意當  
國家全盛時 列聖之貽謀至深遠也迨嘉慶十八年經林  
逆內變後論者謂 萬乘之尊未可遠離京城亦未可深入邊地  
仁宗舉行木蘭秋獮當時臣工交章諫止致觸 聖怒嚴旨

切責而深謀遠慮者仍冒死以陳 仁宗亦宥其愚戇不加

之罪至今傳為盛事 宣宗御極後竟廢此舉歷數十年其

理可深長思也尤可慮者該處地勢遼闊既無城郭可守又無山

川可據此次 車駕猝臨原有宮室未遑修葺其荒涼落漠之

狀可想而知逆夷前次直逼京師道路形勢均已熟悉現雖撫局

成而夷情叵測未可深恃萬一再有他虞灤陽距京師三百餘里該

道不必徑犯 御蹕也但於邊牆要口分布把持彼時 詔

旨不能下逮章疏不能上陳 聖駕既進退兩難人心亦中外

無主事變尚可問乎即令如天之福萬不至此而該地商賈不通

食用昂貴宿衛官弁難保無藉端請假潛回京城情事且八旗兵

丁均繫生長京師家室廬墓之所在特切歸思勉強當羞心必不固

緩急何恃耶若謂距 盛京不遠則 盛京濱臨大海且逼近俄

夷安能悉精銳而入衛 蹕路耶况口外節氣與京城迥不相同

聞每年三四月間居民尚披重裘其嚴寒倍於京城於 聖躬

起居大不相宜臣非敢以婦寺之忠上瀆 宸聽惟念 聖

躬之強弱關係天下之安危此尤宜隨時珍衛斷不奪於風霜沙

漠之區重勞 宵旰上貽 祖宗在天之憂下達臣民就

日之望方今各路軍務諸多棘手而民心總未稍離以 皇上

為之固也瞬屆元旦儻能 法宮早還朝祭典禮照常舉行則京

城復覩昇平而遠近聞之莫不欣慶其消息未萌而固根本於苞

桑者當亦 聖明所洞鑒無待臣之瑣瑣也

駁江蘇巡撫薛煥言用夷勦賊之利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薛煥所稱外夷貪利兵費必鉅江蘇南北兩糧臺每年軍餉一千

餘萬兩俄啼兵費雖鉅若早得肅清所省不可勝計一節查江浙

兩省半多淪陷餉原已無可籌而南北糧臺仍不能不設若再加  
夷兵鉅款從何籌給况肅清毫無把握而可竭中國以飽外夷乎  
又所稱俄由水路而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  
江之利以贍陸軍一節查夷人火輪船於江而不能十分靈動上  
年曾被髮逆擊壞二隻是其明證今遽謂能先取金陵廓清江路  
未免言之太易且縱能掃清江面而夷人惟利是視必將把持壟  
斷肯令中國收長江之利乎又所稱該夷酋派陸路兵再由京師  
簡派精兵前來會剿一節無論撫局初成軍情尚未大定京兵斷  
難遠派且曾與各夷交鋒必不相安勝則爭功敗則諉過枝節橫  
生如何統馭又所稱俄羅斯為海外之雄嘆嗟所深畏若聯絡俄  
國為我用嘆夷自必戢其驕心不至與髮逆勾結一節查夷情叵  
測變詐靡常髮逆為我之害焉知夷人不因以為利儻俄羅斯竟

與髮逆勾結又烏得而制之耶又所稱和約中本准內地游歷通商即不藉夷兵亦不能禁其不入內地一節查通商則開禁講和思出中國助勦則因人成事權操外夷且尋常游歷焉不能結大隊而來尚可設法箱束若一經添兵助勦則其氣更驕其勢更熾近年夷患日深逼處蕭牆皆因內地通商日引日近之過安可於通商之外再壞藩籬耶又所稱請飭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帝將如何議給經費酌議章程兩執為信一節查上海為夷商輳集之地命派所關其助我守城實以自為計也而該撫在上海僱用夷兵聞每名每月須洋銀數十元若藉大隊夷兵其要求更不可以數計即將就議定章程而羣夷驕縱又豈能執以為信且內地積欠軍餉往往累月經年若夷餉不以時給彼執信以責我何以應之又豈能停發內地之餉以供夷人誅求坐視各營譁潰而

專待夷兵之滅賊也尤不可行者片所稱克復地方預與各國議定均分賊贓一節無論地方未易克復夷人未肯遵令且亦無此政體况向來克復地方後所遺賊贓各營搶奪隱匿雖峻法不能禁止蓋軍餉不繼士卒所以冒死力攻者未必非貪取財物而謂其血戰所得能聽官為分給乎即夷人亦肯帖然而聽我分用乎總之夷性貪婪我無餉以給之能令彼踴躍用命乎我有餉以供之肯令我迅速歲事乎且髮捻各逆分股肆擾固屬傷我元氣而烏合無主未必遠有大志俄啼各夷則立國已久幸而金陵等處助我克復必以為中國已失之城池自彼得之即不能不聽彼佔之割據之勢成而天下不堪問矣為今之計夷人撫議已成祇可遵約行事萬不可別增鞶韞致令有所藉口再起爭端若其急欲通商早復口岸則是夷人自為謀利起見聽其自行攻取中國亦

不給兵費若其由上海等處圖復蘇常可令薛煥與之酌定進兵之路藉勢聯絡使攻賊所必救以牽綴賊勢暗紓中國兵力儻能克復一兩處固妙否則夷與賊兵連禍結猝不能解我得坐觀其憊無論賊勝夷勝皆我之利而夷人無所施其要挾矣以上各條臣非敢偏執已見惟此事關係全局安危不得不思深慮遠計出萬全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密陳以備

聖明採擇

以上袁端敏公年譜

密陳夷務摺

同治

袁保恆

邑人

再東三省為我朝根本重地騎兵精勁天下所無以臣所見軍興以來調至各省者衝鋒陷陣所向無前各軍倚以為重緣營馬兵中原馬勇百練所不能及二十年來蕩平粵捻立功甚鉅良將勁卒亦因此耗折殆盡聞近來紀律技藝均已大遜從前然其風氣剛勁人習勤苦敢於戰鬪果能選其驍健申以軍法厚其餉糈

勤其訓練不數年閑悉成勁旅自古兵馬所萃為控制天下之資  
中外爭衡每於此斤斤致慎宋人自失燕雲軍事從此不振論者  
每為歎息觀古知今不得不深籌而通計也日來道路傳聞謂吉  
林邊界時有俄夷增兵往來或謂其備戒他國其事未能深悉然  
臣歷觀各國情形惟俄夷為最強亦惟俄夷為最狡往往不動聲  
色布局於十數年以前肆毒於十數年以後其舉動尤為叵測在  
彼即為蠻觸之爭在我不無虢虞之懼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願  
特簡久經戰陣熟習韜鈴之知兵重臣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務除  
三省地方事宜仍歸各將軍府尹辦理外其凡屬兵馬餉糈邊防  
之事悉以屬之數千里聯為一氣重以事權寬以歲月無事則可  
消覲覲之萌有事則可為撻伐之助用以拱衛神京懾服他族  
根本至計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統轄之武臣謂可威強鄰而彌外



患也至福建之臺灣地雖僻處海澨而特產豐富最為各國所垂涎儻為夷人盤踞則南北洋沿海各處輪船均數日可達出沒窺伺防不勝防我無安枕之日矣加以民番逼處區畫尤難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民風吏治營制鄉團事事實力整頓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為功若以福建巡撫每歲駐臺半載恐閩中全省之政務道路懸隔而轉就拋荒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而終為文具甚非計之得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事可否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常常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歸總督辦理庶任事各有攸司責成亦各有專屬似於臺灣目前情形不無裨益以上兩處地方均關係極重宸謨廣運自有權衡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就管蠡所及者用

備  
聖明採擇

通籌豫省賑款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

光緒

袁保恆

竊臣奉

命幫辦河南賑務後當將災廣民衆需款浩繁據實

懇陳擬借各省存款項並息借商富銀兩統指豫省開徵後於地丁正款提還奉

旨交由戶部議准飭令河南撫臣督飭藩

司通盤籌畫每年除本省河工兵餉及京協各餉能勻出若干歸還借項奏明辦理在案查豫省田賦額徵三百餘萬兩歲收僅能至二百餘萬兩而京協各餉撥解甚鉅庫藏不敷在常年已難支持今遭奇災照例緩徵及奉

特旨豁免外進款益少縱令蒙

恩准將京協各餉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款所餘無幾總計通籌非將京協各餉停解十年不足補因災火入之正供而清因賑多出之借項揆時度勢萬無久因停解之理此籌還之難也至被災以來民困日甚一日除流亡不計外仍有五六百萬災黎無論如

何核實樽節非二三百萬鉅款不能救垂斃之命俾獲生全為目前濟急之計非向外省商借別無他法然不能指定確切可恃二三年可望之的項則歸還不能預必恐疆臣躊躇而不敢輕諾即商富亦觀望而不能勉從一有空礙屬望皆虛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其枵腹此又籌借之難也臣仰荷

聖恩畀以救民

重任但使心思智慮之所及安敢不盡力籌畫自到豫以來與署撫臣李鶴年屢疏籌款並懇 逾格鴻施俯如所請雖敢自為繁瀆祇以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片刻延即款不可以旦夕匱及今不救稍緩時日有不勝救不及救者幸逢 堯舜之主而猶瞻顧遲回匿情不獻歸怨 朝廷不惟上慚 君父抑且內疚神明此臣之區區苦衷不敢自安緘默必求 天聽俯察也無如 國家經費有常在部臣統籌全局量入為出不能不慎權

衡臣易地而處亦當深諒其仰屋持籌之苦日夜焦思審量再四當此財力艱難求於全局無礙而於還款又能見信者惟有於川鹽行楚暫緩截止並加抽鹽釐備抵賑需為兩全之至計查定岸行鹽川淮互爭相持日久迄無定局徒令梟販乘機得利正課虛懸欲圖兩利轉致兩虧夫川鹽成本既輕運費亦省民間亦喜其色味益佳爭買便食利之所在民之所趨嚴刑所不能止故川鹽連檣直下官莫能禁人之所知淮鹽成本既重復代認川釐價貴銷遞勢所必然故淮商復岸不能復引結為口實鹽既滯銷不惟代認之川釐不足深恃即全岸之淮課亦必終虧情勢顯而易見辦法當早變通臣愚以為政貴因時難以強和與其為淮商爭復楚岸不如就楚岸重取川釐俾川鹽資本過於淮商即以為漸復淮鹽之地臣近接兩江督臣沈葆楨來函謂川商獲利三倍淮商

臣擬嗣後川鹽入楚除照向例抽釐外為豫賑加抽十文或八文  
先以一年為限儻川鹽不禁自止則淮網立可規復倘川鹽暢行  
如故則再試一年統將加抽之釐為豫省撥還借項若以後川鹽  
仍暢銷是終不可禁過淮網雖力爭亦屬無益應俟豫欠抵完即  
以加抽全數撥抵淮課定為常則似此變通辦理一可息兩地爭  
端一可清豫中積欠並可為淮課取償於國計終無虧損京協  
各餉亦不致久停利莫大於此者伏望

聖明採納飭議速行

以上袁文  
識公道稿

公牘

申止商水開枯河文

萬曆

明知

王欽誥 太和

查得商水之欲開枯河惠政也其欲項城並力齊開公心也以卑  
職親勘及據父老所稱照得水頭西北方為商水地面其地形稍

高水尾東南方直至徐埠口為沈邱地面其地形甚高惟中間腹  
裏為項城地面其地形窪下狀若釜盆內有婁隄河一道項城之  
水悉聚焉一遇苦雨即瀰漫無涯動經數月方得消耗雖遭元旱  
水流不絕本縣先年遭遇水患卑職即親自踏勘欲思所以洩之  
而居民皆云東南大河之身高婁隄河數倍開之難於為功即使  
開之而大河之水瀰漫逆流漲入小河未得洩水之利先受逆水  
之害况臨河一帶俱沈邱富家勢宦大建甌房甌樓盤據住居欲  
令盡數毀拆掘地作溝勢必不能且前任白知縣賈知縣屢屢相  
視欲求洩路而竟無策者坐此故也據此則項城本地窪下之水  
悉聚婁隄河內更閉枯河上引七十二坡之水何以為出路乎不  
惟五十里居民房屋漂蕩而水勢積漲必且直衝城下將有傾城  
倒郭勢必遷縣而後可者大抵舉事當較量彼此利害又當權度

利害大小如枯河之開利商水無害項城開之可也又如利商水者大害項城者小亦開之可也又如開於商水而項城有洩水之路則并力齊開彼此有利無害彼此一勞永逸亦開之可也乃今利商水而害項城民情已為不堪况枯河之開在商水不過數十頃豐收之利而項城將有數萬生靈滄沒之苦且有傾城倒郭之害則又何怪乎項民之奔號而阻當也先年商水關文到縣卑職已集父老親勘二次父老泣請申文各上司禁止免開卑職不得不詳悉上陳如以卑職之言為不足信乞委廉能職官再一踏看審問父老行止可決矣蒙守道賈批註銷

詳禁同姓為婚久停親柩文

康熙

國朝顧芳宗

上虞

查得禮教之原莫大於婚姻之際而報本之節尤在於喪葬之間豫土夙稱禮義之鄉加以各屬遵奉憲行每於朔望宣講

諭十六條鼓舞振作共期贊成道德齊禮之治則邇來民風已漸歸古處然尚有習俗相沿不得不冒陳於憲臺之前一曰同姓為婚百世婚姻不通垂於典禮見於經傳昭如日星甚明也乃土人恬然不以為怪并皇皇律文離異之條竟不顧也每於呈詞間見而駭之詰問其故僉曰風俗如是凡同姓而不族者皆安然為之殊不知乖義乖名大倫已瀆一曰停棺不葬富者圖堪輿福利而不葬其親貧者以無財為禮而不葬其親又有一等愚者以新喪不忍而不葬其親蹉跎歲月停柩累累萬一水火不測豈為細故况富者有時而貧貧者有時而散是朽骨終不得歸藏九原勢必風雨暴露能無惻然二者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哉卑職每於朔望講解 聖諭時不憚再三勸勉而積習未易變更且雖律內皆有明禁而小民陋俗相沿視成憲為具文自非憲令嚴飭則民俗



終未能悉化伏乞憲臺永行嚴禁同姓為婚除已成親不究外其未成婚者務必恪遵典禮停柩者限一月歸土其新喪皆遵古禮三月而葬違者按律罪之則陋俗永除而倫紀正人心厚矣

請均夫柳文

康熙

顧芳宗

竊惟夫柳關繫

欽工各憲多方經營卑職豈容推諉但有不

得不向憲天而亟懇之者凡役使之多寡必因乎壤地之大小今

查陳州四縣項之僻小與商水沈邱等耳乃查前派之柳東西華等三縣俱止三千而項城獨至五千是柳東之多寡不均如是而夫役之多寡亦可概見矣及卑職受事以來二十三年夫柳西華等三縣均議增而項邑獨得議減已無不戴德矣第項邑既減之數尚浮於三縣已增之數夫三縣有等於項者有大於項者若照等者而言則項邑之夫柳宜同於商沈若照大者而言則項邑之

夫柳宜減於西華今不惟不能相埒於三縣而竟較溢於三縣雖  
協柳有腳價協夫給工食總係官買官募所不敢辭第項邑離工  
既遠雖殫心竭力以期共勦上事究恐顧此失彼致蹈遲違之愆  
此卑職不得不為力懇誠求者也二十三年之柳束已經殫力完  
解夫役亦已照舊募築誠恐前此之供應甫得竭蹶告竣而後此  
之協募復踵前數督催小邑力不能支且士民尤慮日後未必盡  
能無累於民羣籲轉請仰冀憲鑒與商沈等縣一視同仁則被憐  
庇無疆矣

以上  
舊志

公舉節烈呈詞

康熙

閻

潮

邑人

竊維守正從一大義伸於幽閨彰善闡微公道存於吾黨顧提罍  
舉案之婦德事屬處順安常而鴛冢相舟之孀貞變起折羣分影  
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如邑之黃某妻郭氏女者生本名族嫁亦儒

宗諧于飛未及週年稱未亡已經四歲當時投繯屢救黃泉水誓  
欲相隨今日飲藥輒噴紅塵世難堪久住沈冤似海腸幾斷而九  
迴血液凝珠心匪石而不轉念堂上有垂白之老操白美辭慟膝  
下無三尺之孤應門何依每思殉夫慷慨呼昊天以偕亡因之易  
簣從容矢皎日而不悔芳名清同白雪心已成灰香泥冢築梅花  
骨能埋玉此真願言同穴之死靡他者也綱常攸繫史策流徽懇祈  
俯准轉申依 例旌表庶 朝廷鉅典下逮於苦節艱貞而草野  
幽香不沒於荒雲冷月矣

端操堂  
文集

上談明府書

光緒

張瑞楨 邑人

竊維除暴安良乃國家設官之本意而軫恤保護實仁天愛民之  
深心此固人所共喻無待揣度而知者蓋因仁天讀書甲榜必將  
以安上全下者展抱負也乃邇來欲清盜賊而盜賊轉熾欲安閭

閩而閩閩不安何哉蓋由鄉民被搶來城具控代書全無矜憐冤民之意不為書寫搶字甚有明火執仗數十人撞門喊砍者代書皆不書寫只寫竊盜等字樣問其緣由彼即答曰署內安排使然夫仁天深居署內心切愛民何嘗知此情形此弊必在代書斷斷無疑也即如今夏敵圍戶馬有成被搶賊徒八九人明火執仗撞門叫喊而代書見其老實蠢愚笨口拙舌竟寫竊案夫搶之與竊輕重何等懸殊搶則賊衆撞門持械劫掠稍一杜拒即傷主人按之於例罪不容死者竊則雞鳴狗盜尚畏主人即控案犯案不過鎖挈打押遲之日久猶可開其自新之路二者代書混而一之所以內外遠近賊徒聞知竊幸利重害輕肆無忌憚慣搶者敢於劫搶即良民未搶者亦漸染而隨哨劫搶無怪乎我項搶賊之日衆而搶案之日多也遠方之被搶者無論矣今日屢近城垣奸民之為

賊者無論矣邇來又多差役所以然者其弊在代書重空寫輕不體仁天愛民之深心以致總役奉票懶緝又長盜賊搶劫之膽吾不知代書等何以埋人之冤而必欲護賊若是由是推論則搶賊皆代書所縱釀其罪究與搶賊無異也代書不辦則搶賊不熄貢讀書有年方思身登任版報效 聖朝而覩此梓里被害等情情何能已貢為此愷切詳陳密稟父台大人座右懇將已往代書等革除另換加以痛懲使闔縣黎庶感德而銘恩內外匪賊聞風而知懼至於慣搶老賊已經受傷犯案確切明正典刑以及著名慣賊嚴緝重辦所治不過數人而鄰境之賊不敢入項境項境之賊逃遁於異地將見俗變鴉音旋誦循良之治案清犴獄漸企刑措之風我仁天今日一隅保障即他年可作 國家柱石矣

與談明府論修築三岸書

光緒

張鎮芳 邑人

為黃河衝決殃及地方懇築隄防以救生靈以護城垣事緣黃河自古為兗豫患其殃及我項也有二一為經流衝決一為支流漫溢攷明洪武三年自省西開決經流洪波直抵澉水沙河由沙河衝決直抵我項虹河其時城尚未立名為珍寇鎮鎮四圍數百里汪洋東南直抵淮水生靈死者曷止數百萬此經流衝決之為害最甚者一也 本朝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二十三年省西楊橋口支流漫溢由朱仙鎮抵西華由西華抵沙河幸有南岸攔阻數日由苑寨開口直抵南頓澉水幸有澉岸攔阻我項以北數十里尚無波臣此支流漫溢之為害較輕者二也今我項所恃者三岸沙岸澉岸汾岸汾岸起自 國初而沙岸北百里澉岸南頓五十里汾岸近城西北十餘里東北近城僅八里如能三岸修築水至沙河有沙岸以禦之水至澉河有澉岸以禦之水至汾河有汾岸

以禦之水勢既殺則為患不烈上以保城垣之潰崩下以免生靈之塗炭今之急務未有過於此者也用敢特懇仁天飭近三岸各牌紳民偕力築之則經流支流均不至衝決漫溢矣

以上修竹齋文集

呈裕撫軍

光緒

高釗中 邑人

項城縣在籍紳士前雲南學政翰林院侍讀高釗中為遵諭陳明兩被牽呈恭懇畫一定讞以息爭訟而和官民事前因舉人馬忠輔等具控征收仍舊浮濫一案奉鈞批據呈各情是否項城縣當時僅與高紳等商定未及周知以致各存意見曉曉上瀆抑或實有窒礙情事其裁汰差徭與核減征收利弊相權孰輕孰重等因已交布政司支應局詳查無難妥議定章又何敢冒昧煩瀆惟是項邑民風素稱獷悍一閱鈞批以為釗中真與縣官同謀紛紛面詰大憲尚信為曾與商定小民何知安從置辨村談巷議競日釗

中為戎首窺厥情形麥後胥吏索逋鄉愚不察恐鬪毆抗拒情事  
難以保其必無萬一釀成禍階咎將誰職不得已函投親供畧述  
梗概不敢私贅一箋以避干謁之嫌亦稍冀蕘言可採憲斷一定  
官民洽而反側自安蒙鈐轅巡捕官擲還親供飭令具呈陳明公  
事公辨斯則雖欲簡默而不能矣伏察大奏酌減定價摺中所稱  
豫省地大糧輕是以河南通省比照龐御史所陳江浙等省而言  
縣官通詳錢糧照舊徵收稟中所稱項城地大糧輕是以項城一  
邑比照曾與包差五六州縣遙相接壤之汝陽而言竊謂欲較糧  
之輕重必以地畝為根基欲較地之大小必以弓口為準則項城  
量地弓口以五尺二寸為度平弓一畝五折差地一畝完糧銀  
數每差地一畝按二分七釐六毫五絲五忽徵收汝陽量地弓口  
以五尺八寸為度平弓三畝六分折差地一畝完糧銀數每差地



一畝按四分四釐五毫五絲一忽徵收但就差地畝數比較似項糧輕於汝糧若以平弓畝數比較則項糧實重於汝糧半倍有餘此胥吏置算自明不待智者而知未聞由此舞弊興訟者至項城差徭章程在城四街與附郭八牌甲派守城更免其別項徭役又水草地數牌甲因地瘠民苦向來不派徭役其餘數十牌甲經胥差派錢包差養送差車馬統計約在千緡皆歸差役協同約地自行挨門包攬紳士本難從中漁利即繫司批所謂已裁而不能復舉者也乃今細繹大奏酌減定價章程河南通省完錢之州縣至多每兩不得過二千六百文惟汝光所屬向有差徭在內之五六州縣應行裁減每兩以三千為率不準再加嗣後銀價或漲或落均不得逾此數俾昭限制照此酌中定議於國計民生兩無窒礙等語有畫一之規有專指之區所覆奏本自明白曉暢京報刊傳

家諭戶曉項城向為陳州完錢之州縣從前每兩按二千九百文徵收現經奏明酌減定價之後徵收數目雖未許民間妄為擬議而應行減定之數目亦自人人人口不言而心了然釗中新正穀旦一病居鄉距城六十里至三月來城始與縣官一晤而訟事已成第不知縣官何所為而必欲比照汝甯諸紳又何所為而必欲恪遵覆奏假使當日叨蒙詢商釗中雖至愚亦安肯以人人共見之奏章誑而導之為此掩耳盜鈴之稟或者因微員在籍不得不牽賤名為旁徵以冀藩司之照准而人不得知及藩司批駁訟詞不得不偶露賤名為證據人遂譁然共罪以作俑而已無由辨是則為累於官為害於民皆由賤名階之厲也合無仰懇鴻慈於稟批中除去賤名以息訟累以靖亂萌此則私衷所禱祝至權其輕重俾無窒礙祇候藩司暨支應局秉公妥議以歸畫一而符奏章釗

中繫遵諭自陳無庸妄參末議矣

竹臣文集

示禁冊書擅改糧票文

光緒甲辰

王頤安 東湖

為申明舊章剔除積弊事案據前刑部主事郭書堂稟稱前南頓里冊書擅改糧票業經稟請前縣將該冊書責斥在案誠恐日久玩生情願自刊碑記以垂永久懇請出示等情具稟到縣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處各花戶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如該冊書仍蹈前項等弊准該花戶等稟案稟請從嚴懲辦毋違持示

永豐集  
碑刻